

漢南北軍始末

易

山齋易氏曰漢之兵制莫詳於京師南北軍之屯雖
東西兩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馭輕而內外自是以
相制兵制之等者也蓋是時兵農未分南北兩軍實
調諸民猶古者井田之遺意竊疑南軍以衛宮城而
乃調之於郡國北軍以護京城而乃調之於三輔抑
何遠近輕重之不論也嘗攷之司馬子長作三王世
家載公戶漢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內有異姓大夫
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異族也蓋同
姓親也於內爲遠故處於外而使之正異族異姓疏

也於親爲有間故處於內而使之正族屬南北軍調
兵之意殆猶是歟郡國去京師爲甚遠民情無所適
莫而緩急爲可惜故以衛宮城而謂之南軍三輔距
京師甚遠民情有間里墳墓族屬之愛而利害必不
相棄故以之護京城而謂之北軍其防微杜漸之意
深矣惜夫班孟堅總一代良史而論職獨畧苑蔚宗
後史於此尤闕焉往往雜見一二於紀傳表志之間
攷其始末北軍番上與南軍等南軍衛士調之郡國
而北軍兵卒調之左右京輔按百官志左右京輔都
尉尉丞兵卒皆屬中尉夫中尉爲天子北軍之統帥

而其屬乃左右京轄都尉等其所調亦左右京轄之
兵卒何也左卽扶風右卽馮翊京師京兆謂之三轄
三轄之委寄固重於郡國矣而所領兵事則非郡國
之比蓋漢太守謂之郡將兼領武事都尉掌佐守典
武職在王國則稱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
若三輔則異是矣夫輜京邑備列畿甸其勢爲甚逼
則兵權爲甚重故郡尉制丞兵卒不屬郡卒而持屬
中尉之北軍其番士亦然何以明之黃霸尹京兆發
騎士請北軍以馬不適士勅之軍典連駭然則知左
右京兆兵卒皆番士北軍而屬中尉無疑也南軍無

常在之兵以郡國民始傳者爲之高紀如淳注云律
民年二十三傳之時官傳著也立傳名稱以給公家
之繇役也又漢儀注民年二十爲正一歲爲衛士卽
此官門衛士而謂之南軍者武帝建元元年詔衛士
轉置送迎常二萬人其省萬人鄭氏云去故置新常
二萬人卽值之初政今如此其後則門羽林七校之
類增置不一而南軍衛士實有定數是以國無重費
而民亦不以爲病王莽傳常以季秋或正月行李曲
臺臨饗置衛士益寬德爲衛司馬及歲盡交代上臨
饗衛卒數十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則常

時之人情可知矣。故章玄昭成傳則寢園所用已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紀初元三年，隨即罷甘泉建章宮衛士，未見其爲竊民也。至禿武，講省兵之制，而宮掖門衛士纔二十五百餘人而已。其後又罷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而後禮儀志有鑿遺。故衛士儀是知先武職罷郡國之兵，而南軍衛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宮屬衛尉，而調兵於郡國之證歟。又曰：杜佑通典謂漢士重兵悉在京師，是不然。兩漢之初，正以京師無重兵，當以後百官志攷之。衛尉衛士六千人，南宮北宮衛士共一千八百人，左右都侯衛士共

七百九十九人，宮掖凡七門，每門各有司馬以領衛士，南屯七百二人，蒼龍四十人，玄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東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總而計之，南軍爲九千四十六人，北軍五校所領騎士如屯騎、越騎、步兵、射聲各七百人，中尉緹騎五百三十人。總而計之，爲四千五十人。惟城門屯兵數無所攷，以宮掖門司馬所領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門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過三千人耳。總之三者而京師之兵不滿二萬人，或曰此光武中興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則

始不止是然亦不過倍之云爾若高文之世未有兵
增置則其數當益少於此也豈得云重兵悉在京師
哉故此以萬旅言之天抵南北軍之制在漢志為甚
畧無攷然難見於紀傳表志者亦可參考其一二
其大要則無出於高后八年之紀也攷之高后紀則
見二軍之權勢內外足以相制表裏足以相應高帝
之法可謂規模宏遠矣漢初定天下京師之屯惟此
二軍諸夏本根所係甚重故高祖於衛尉尉之任皆
不輕授而必付之鄭商周昌前十二年百官表書衛
尉王氏中尉咸饒王氏史失其名而蕭何傳載王衛

尉之諫高帝極繁何也其面折廷爭有似王陵或者
其陵歟饒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屬也欒高帝鍾愛趙
王屈周昌使相之及末年則以戚氏本兵得非陰為
保護趙王之計而王陵固高帝付以託孤之任者故
以之主兵耶惠帝初年呂氏固已專國政劉澤呂氏
之戚屬也實為衛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澤
既為王之國終呂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
人特以兵權分屬於呂祿呂產而長樂衛尉亦屬之
呂更始董兵權盡歸呂氏矣史稱太后病困以施王
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且戒之

齊書卷之五十四
云我卽崩必擇兵衛宮謹無遠表爲人所制故史稱
上將軍祿相國產胡兵東政齊王傳云居長安中聚
兵以成大臣良有以也陳平周勃謀誅呂氏太尉勃
欲入北軍乃令紀通持籌烙肉之又令鄼寄劉揭說
祿解將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將北軍而尚有南
軍衛尉居宮中實顯南軍之權故令平陽侯告之
使毋內呂產殿門按表高后七年劉澤爲王衛尉不
以除人不知平陽侯所告者何人訾產旣顯軍其權
不在衛尉審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
日所尊軍之相國也又按表文帝二年始書衛尉足

而文帝詔封功臣則云衛尉足等十人矣意謂平勃
區處南軍宜無異於北軍而平陽侯所告之人得非
衛尉足也耶豈平勃欲誅呂氏始除足爲衛尉以奪
南軍故平陽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詳義備又
不然則勃旣將北軍其勢已足以制南軍故令平陽
侯告衛尉若南軍未附勢未可知衛尉守殿門相國
雖不得入而猶得徘徊往來於殿庭之次是南軍猶
縱其入未有出力奮發而誅之者若衛尉於是時不
能久抗相國則南軍將何如也又安知其不有起而
應之者蓋彼皆素所服屬者也異時陳蕃之舉是矣

平陽侯既馳告太尉而尚恐不勝未敢誦言誅之乃
謂朱虛侯劉章急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千人入未
央宮掖門見產廷中會天大風從宮亂莫有鬪者遂
得殺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馳斬長樂衛尉呂更始還
入北軍報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賀曰所患猶產今已
誅天下定矣蓋南軍尚存不能爲太尉勃之憂而呂
產在宮中勃深慮其不勝必衛尉應於內而後足以
克敵於此足以見南軍之可以制北軍南軍雖存而
太尉得以告衛尉而奪之權誅殺之功竟以北軍而
清宮掖是又足以見北軍之可制南軍也夫北軍討

之於外南軍應之於內表裏相濟於此可驗然是時
誅呂氏北軍之功居多而南軍無大功故文帝褒賞
功臣如紀通劉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
千戶而衛尉足等僅四百戶或者以其功爲劣歟當
是之時勃雖以南北軍成誅呂安劉之功及文帝自
代邸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爲衛將軍領北軍則勃已
不與兩軍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歸政柄蓋前日
之以北軍制南軍者特一時之權宜而已南北軍本
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領夫本意矣然出於倉卒
周防之謀故隨卽罷衛將軍仍以其兵分屬焉是經

出於一時權宜而於南北軍之制初未嘗有所更易
此漢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內增七校以壯翼
衛之勢又恐北軍偏重則置期門羽林與夫城門之
兵兵籍紛紛而南北軍之制壞矣

漢南北軍考異

林駟

南北軍考異古者前朝後市王宮在南故漢衛宮之
兵在城內者為南宮城之軍既謂之南京城之軍則
謂之北所以別也

南軍編尉寺漢舊儀曰衛尉寺在宮內衛尉考異南
軍衛尉主之衛尉有衛士令丞諸丞衛侯司馬比屬

為周勃既入北軍乃令人告衛尉毋納呂產以此知
南軍主之衛尉明矣衛士令丞諸屯衛侯諸屯衛司
馬考異按張衛兩都賦曰衛尉八屯注引八校尉此
大謬也校尉北軍也衛尉南軍也據宮門四面皆有
公車每門各有二司馬凡八司馬故曰八屯耶尉表
初皆亡貞多至千人掌守門戶出充車騎考異或以
先祿勳為南軍既於史無所據况所領皆耶烏可以
軍言曰守門戶充車騎孰謂其非軍也耶而非軍宜
帝胡為出之擊羌也按禮儀志國有大變則閉宮門
城門設屯衛兵不過諸郎與北軍爾初不及衛尉之

所領何也。以是知衛郎衛兵同爲南軍事。出一體。爾中郎五官中郎將左中郎將右中郎將侍郎中郎中車將郎中戶將郎中騎將期門府奏實漢儀曰期門府次虎賁府。表武帝建元三年初置。平帝元始元年更名虎賁期門。郎未掌執兵從。比郎官員多至千人。服虔曰。與期門下以徽行後。遂名官。徐官考曰。謹按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而宿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賁之外。然不當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

庶人在官者也。漢期門千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賁之遺意歟。虎賁中郎將主虎賁千五百人。考典應邵漢官儀以虎賁曰古官。謹按周虎賁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成王之導。未命召公俾齊侯呂伋說而方發虎賁之士宰臣統總官衛其嚴如此。漢安能及哉。期門僕射給事。期門羽林庶表武帝太初元年初置。名曰建章營衛。後更名羽林。騎顏曰。如羽之疾。如林之盛。羽林郎考異後志以六郡良家補漢儀。以三輔良家補然。以史考之。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甘延壽以北地良家

子善騎射補羽林亦六郡也當以補志之言爲正羽
林孤兒徐官考曰漢法待死事有加恩自高帝始也
孔子欲勿殤董汪騎周禮冢人凡死於兵不入兆域
則是死於兵革者固有二等也高帝令軍士不幸死
吏爲木衾棺斂轉送其家又軍法父子俱有死事得
與喪歸武帝則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號曰羽林
孤兒皆所以激厲將帥也羽林令丞監羽林中郎將
監羽林騎都尉羽林黃頭郎都尉通典西漢奉車噶
馬二都尉並屬光祿勳奉車都尉考異霍光爲奉車
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奉車蓋始於此

東萊曰或以奉車噶馬爲加官非也荀氏漢紀及通
典並不列於加官卽此可考噶馬都尉考異金日磾
爲監邊侍中噶馬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噶乘入侍左
右噶馬蓋始於此漢制叢錄曰噶馬都尉之官雖置
自武帝然于時尚主者獨取列侯未拜此官騎都尉
考異表云武帝元鼎二年初置秩比二千石及按沛
公爲漢王斬欽邊騎都尉則是漢初亦置矣考異按
本表及後志騎都尉本監羽林蓋南軍也及攷金涉
傳在成帝時爲侍中騎都尉領三輔胡越騎胡越騎
之在三輔者若長水長楊宣曲之屬此北軍也今題

領蓋季年之制也自昭帝用霍山為奉車都尉侍中
領胡越兵其制已失之矣考異按都尉本軍中官高
祖時漸欲以驍都尉定三秦自後無降武帝以李陵
有廣之風拜為騎都尉將勇敢五千教射酒泉張掖
其後上官桀以捕反者莽何羅上官安以騎都尉為
車騎將軍自此騎都尉遂為一官至宣帝時以騎都
尉監羽林故騎都尉遂為羽林官又以騎都尉監護
西伯李後李尋平當使護河隄

北軍中尉府中尉考異武帝始有執金吾之名及按
功臣表真遠從起陽至雷上為執金吾未嘗當時為

何官耳考異北軍中尉主之中尉有中壘令丞左右
京輔都尉尉丞兵卒皆屬焉八校尉有中壘校尉掌
北軍壘門內則北軍為京城兵而主之中尉亡疑矣
中壘今校尉左右京輔都尉尉丞城門校尉高帝置
出從縱騎百二十人徐官考曰謹按周官司門下大
夫二人鄭氏若令城門校尉漢制叢錄曰按劉屈氂
傳武帝世以及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長安諸城門表
云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是城門校尉之官自
武帝時始有然表但云中壘屯騎等八校尉皆武帝
初置至城門校尉獨不言起自何時所未論也成帝

世平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踵相踵以特進領
城門兵豈至是屯兵益盛又與前世殊耶司馬丞八
屯司馬門領徐官考曰按周司門之屬每門下士二
人即門候之官歟城門今史八校尉中臺校尉東萊
曰謹按中臺掌北軍則知八校皆北軍也故後志本
注曰舊有中學校尉領北軍營臺之事中興省中臺
但置北軍中候以監五營又按中尉有中臺今丞則
知北軍之統于中尉中臺在北門即與南軍不相亂
頗有周人辨方正位之意也騎校尉步兵校尉越騎
校尉長水校尉胡騎校尉射聲校尉虎賁校尉八校

尉各有丞司馬惟中臺校尉多有尉一人監北軍使
者北軍錢官

魏南北軍車騎將軍衛將軍軍正丞周盧千列設戟
百重入守虎關出陪豹尾此古人設衛所以強幹弱
枝防未然而威不競也昔成周宿衛之制居則官正
官伯之衛行則虎賁氏之衛僕從之衛掌於太僕守
隸之衛掌於司隸其制蓋不一矣官正有官中之徒
役官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爲環列腹心之任
居衛之制然也虎賁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伍視朝則在路門之右行衛之制然也太僕

掌奉輿馬督扈從視朝則在路門之左司隸掌率夷
隸執兵器服兵服以衛王之門外朝在野外則守內
列僕從守隸之衛制然也由是言之環列腹心之衛
非兵衛在內而不出虎士之衛爲重兵之衛非王出
亦不行四翟之隸則環衛諸門僕從之徒則整飭驛
侍此宿衛之列詳矣然虎賁級末無非吉士待御僕
從同匪正人執劉餞而止戈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
夫居虎門而詔王嬖者乃率四夷之賤隸糾其德行
稽其功績勳以等也掌其糾禁嚴其誅賞防以過也
由是言之腹心之衛固擇有道有德之賢而宿衛之

兵亦皆使賢士大夫爲之此宿衛之任嚴矣噫孰知
聖人防微杜漸之意不止是耶蓋人君處內庭之時
多處外庭之時少親侍臣之意玩親大臣之意嚴今
宮正官伯之兵衛郎衛固爲太宰之屬而虎賁之虎
士掌於司馬司隸之五隸掌於司寇皆聽命於太宰
內外相維而賢否無相混之嫌事權不分而政令無
下移之漸此周制之所以盡善也漢制南軍衛宮衛
尉主之北軍護京中尉主之南軍則有郎衛兵衛之
別如三署諸郎羽林期門則皆郎衛也如衛士令丞
諸屯衛候則皆兵衛也是衛也非南軍守宮之衛乎

北軍則有調兵募兵之分如三輔兵卒則是調兵而
衛如八校胡騎越騎則是募兵而衛是衛也非北軍
護京之衛乎此漢人南北軍之制也朱虛入衛卒平
諸呂方朔執戟坐折董偃袞袞益以中郎却嫺夫人之
坐日磔之侍縛莽何羅之逆王國侯國均不得入同
族犯法限不得與雖以龔勝蕭望之之賢寧從退免
則宿衛所任之人固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南北軍皆
隸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軍以成安劉之功可也
自武帝隸遠外庭之後衛尉之職領於將軍城門之
兵領於司馬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無與焉大

司馬之任又非向時太尉之比豈知禁嚴之地大臣
皆不預聞則凡可以轉移人主之心志惑亂人主之
視聽無所不至異日之變可見爾甚至東漢以來又
舉五官郎將羽林虎賁以職屬大夫議郎謁者僕射
以文屬分屬之後政令不行於其間而又光祿大夫
不在宿直議郎不與執戟惟不在宿直執戟之列則
凡為禁衛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者盡為諸黃
門之戚耳故宦官內典門戶外典政事及何進誅宦
者太后不聽曰中官領統禁者自古及今漢家故事
我奈何禁之與士人共對事乎則知士人不為郎中

久矣後盡除宦者選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廬卽此可見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黃門其流禍至是也唐制有八衛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從是故官禁宿衛是統是司內廂儀仗是臨是職者左右衛也皇城四面宮城內外諸門置兵分助其役者驍衛也正衛朝會警蹕旅卒兩廂列仗唱警應蹕而武衛之職舉焉正殿之前隊立千階長樂未央隊列于廡而威衛之職專焉皇城之四面宮苑之城門則職于領軍京城烽墩之宜南衛番上之數則職于金吾禁衛名格器仗出入則職于監門供御兵仗

宿衛乎簡則職于千牛綱舉目張惟唐爲詳焉此唐人十六衛之制也長廷師之謙畏至三十年未嘗有過阿史那忠之清謹至四十八年無有纖隙羅王文典宿衛習知制度段志元衛章武門夜不示詔則宿衛所任之人亦無愧於周爾然始以大臣兼領宿衛使文皇有甘寢之安可也自六軍禁衛皆用市人其選始輕祿山吐蕃之變神策禁軍外入赴難國家遂以倚重志命中人主之其勢益橫自是南衛日輕北衛日重矣夫所謂禁軍者蓋太宗舉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還歸而願留宿衛者三萬人給以渭北

陳田璣曰元從禁軍本為兵立制非為制置兵其後
左右羽林龍武神武及神策而總名北衙者豈太宗
初制哉且唐之十六衛已備漢人南北軍之制漢以
衛尉護南軍以金吾巡北軍今十六衛已有金吾將
軍掌京城巡警是北軍以寓其間觀白集羽林衛將
軍之制所謂國家設十六衛猶漢之有南北軍其知
之矣而其元從禁軍亦猶官制員外之置初非禁衛
正兵也今以禁軍為北衙衛兵為南衙以備漢制豈
不過歟北衙既廢之後外庭諸臣莫之誰何蕭復言
之而不見聽高元裕諫之而不及用惜夫推原其故

皆外臣不預禁軍專歸宦者其為患至是也噫漢不
以中朝為外朝而使閹宦宿直卒成何進之亂唐不
以北衙隸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置王叔文之亂其
視周人以禁衛屬家宰之意又何止天淵哉宋朝有
皇城司有殿前司皇城始於梁之乾化國朝因其名
置親從官數千人入內侍省都知與副同主判之
殿前司始於周之顯德國朝循其舊有馬軍步軍獨
殿前得統之是故皇城一司於內庭宿衛無不預者
而獨宿直諸班禁衛無所統攝至親從之官復命武
臣同主其事又非專出於宦者之手殿前一司雖統

攝班禁衛而皇城之司亦判然不相關亦漢南北軍相統之意也而皇城殿前直相維持定祖周人之遺制不特此爾爲金吾者有擁衆渡河之功爲虞候者有上殿論事之直爲指揮者有手不釋卷之賢抑不特此爾周以冢宰主之國朝以樞府統之內朝外朝混然一體其政柄兵令一惟樞府之爲聽與漢周間史洪擊之徒爲之者異矣此其防微杜漸之意豈人之所能及知哉

論漢三吏

馬端臨

按漢書如淳注言吏有三品切詳其說卒吏者正身

供正役也踐吏者以錢雇直所直者內地其役一月其錢則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過吏者亦以錢雇直所直者邊疆其役三日其錢則不行者輸之縣官縣官以給代行者但所謂一歲而更者恐是併往回行程言之遠戍且以兩月爲行程則每歲當役者十月如是踐吏則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過吏則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邊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纔一人則兵之在戍者毋幾矣然見錯傳明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則似明立此法非是併行程及徒募而言一歲是併行程與募殊與三日之說背

馳切意一歲而更是泰以此待謫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窮兵黷武則雖無罪者及元係復除者皆謫發之而儻之謫戍士謫科所謂吏有論者罪人也所謂賈人贊唱及有執事者皆無罪之人凡屬左者已復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若今有罪者乃戍除之人也漢初亦遵其法後來乃若今有罪者乃戍邊一歲而凡民之當戍者不過三日若不願行者則聽其出錢縣官以給戍者為過更之法耳

東漢州兵

陳傅良 兵制

光武中興以幽冀并州兵克定天下始於募陽立營領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北軍省中壘胡騎虎賁三校止為五營謂之五

營校士置北軍中候監之領於大將軍光祿勳省戶騎車凡三將及羽林令衛尉省旅賁衛士領於太尉建武六年始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唯京師肆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及軍假吏盡還民伍唯更賦九年省關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二十三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時光武久在兵間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欲息肩文書調度一切務從簡寡由是內省營衛之士外罷尉候之職又自西都之季都肆或以為惡韓延壽始以試士借擬不道誅而程義之及王莽隗囂之劫更始李通之

勸光武皆以秋試因勸車騎誅守長號令起事光武
懲之遂罷不講自是漢兵法始大變壞善乎應邵論
之曰天生五材誰能罷兵自郡國罷材官騎士之後
官無警備實啓寇心一方有難三面救之發兵雷震
一切取辦黔首置然不及謀其射御用其戒警一旦
舉之以即強敵猶鳩雀捕鷹鷂豚魚弋豺虎是以每
戰常負王師不振張角蕩搖八州並發牧守梟架流
血成川爾乃遠徼三邊殊俗之兵非我族類忿鬪縱
橫多便良善以爲己功不教而戰是謂弃之迹其禍
敗豈虛乎哉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正前法罷尉

省校無復臨時補習而邊郡亦往往置尉明帝之初
以爲野無風塵乃悉罷沿邊屯兵其後北胡有變則
復置度遼營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羌犯三輔則置
長安雍丘二尉鮮卑寇居庸則置漁陽營其後又盜
賊沿邊緣海稍稍增兵而扶風漢陽三百塢魏郡常
山六百一十六塢屯置多矣始募死罪繫獄囚出戍
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爲常自後往往五營縱騎營
陽虎牙之士迭出征戍初漢氏畧循周歲之制訖於
西京都兵無過一再出自中興郡兵不練而南三軍
交警於境安頃以來竇憲三將以擊胡劉尚鄧騭任

尚朱龍馬賢張各六七將以禦羌而鮮卑之寇南單
于之變亦數移屯連年暴露由是王旅無復儲衛之
職而奔命四方之不暇又方募為陪陣徵為積射誘
為義從大畧建立名號皇甫規所謂列屯坐食之兵
衆矣卒於中官之誅結髮外將故夫漢之禍光武之
銷兵也至安帝末初開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嚴
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輕富是時邊郡守禦之兵不
精西鄙五衛之備不修諸羌轉盛二千石守令並無
守戰意皆爭後避於是徵兵會衆動搖數州增賦
借米費八千餘億甚露師徒連年而無所勝至於順

帝始令郡舉五人教習射御然而皆憚遠役而郡兵
始叛矣古人調兵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蓋秦荆
旅武王克商實川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追新以韓平
淮以江漢齊衛東討陳潯唯及江黃北入山戎亦因
燕衆蓋猶有節制者自晉文城濮之役以秦師從諸
侯力征唯黨是與無復先王之舊矣漢氏獨得古意
役民以法大帥征師其備胡則上郡隴西北地事越
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齊遼東關西南夷則巴蜀移
兵赴遠不過一再自東都兵不能繼然後盜起一方
而羽散破於三邊民不堪命至於背叛此興究澤四

州之卒擊象林萬里之蠻李固所以憤惋也雖段穎以步騎五千費用四十四萬億凡一年百八十戰老寇畧定黃中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朝廷不能討於是置八關都尉十三州牧西園八校尉以小黃門是頭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帝亦自留心戎事乃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三代而上兵權散主有扈之師六事成在牧野之戰三卿同出書稱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劍而當武詩亦曰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王謂尹氏命程伯

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且大保相也非南宮乎使不能專令兵師齊侯將也非大保之命不敢擅典禁旅夫以二兵百士而二三大臣參互職掌至於皇父整師尹氏播令程父出征則兵無專將將無重權大畧可攷是以兵滿天下居然無患迨及叔季司馬世官爰以命氏至諸侯史霸大夫藏甲孔子作春秋凡書帥師譏專臣也自後兵多常聚帥多世守文武異途將相爭長吳起與田文論功而廉頗之賢駐居前卿之下兵之所在權實歸之是時以在外則外重在內則內重漢武兵制庶幾乎古南北二軍不能兼

屬而握兵之臣輒重於時太尉相國列爲三公城門
領兵得如五府是故諸臣謀難必先監軍平勃交驩
勢不相下孝文入繼大統不俟移日奪絳侯之柄歸
代邸之臣蓋忌之也武帝留意邊功增設營校卒置
大司馬官尊寵將帥以冠諸軍大臣之權尤偏重於
將矣託孤霍光丞相不與而霍光親戚分典兵衛如
范明友鄧廣漢之屬往往諸奴視相府無有也宣帝
不堪至赤其族情中亦出一切矯枉之計悉易諸屯
付之所親許史子弟權臣稍削而宦官外戚始用矣
厥後董賢王鳳代爲元戎以基王莽篡奪之禍光武

中興盡削前車內省校士外罷郡兵欲以銷患而適
無良法當時榮陽不過千騎公孫藍領超遷牧守其
任不輕自後令下房帷政歸臺閣更相傾軋然五營
畏服中人公卿就戮爲之掃地何進袁紹不勝其忿
於是內置園枝陽尊黃門外重州牧實召邊將門豎
雖剪而董卓之禍以成義軍四起郡牧爭攻漢遂三
分由此觀之外內輕重一係於兵古之制爲不可易
矣

論後魏餉兵

馬端臨

按先儒因高歡之言以爲當時不能伸張齊之寬酷

熾羽林之驕橫可以見魏政之不綱然愚嘗考之拓
跋氏起自雲朔據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爲國也羽
林虎賁則宿衛之兵六鎮將卒則禦侮之兵往往皆
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橫行中國者孝文帝
代末皆以自孝文定暾伊洛務欲以夏變夷遂至
爲羽林虎賁矯枉過正崇文都武六鎮兵卒多橫抑之有同奴隸
遷任沒輕裔夷肉侮魏之衰弱實肇於此任城廣陽
二王之言可見當時爲國遠慮者正當少遵創造之
規優餼介冑之士以救其偏而彙復欲排抑武人不
豫清品且當時切主尸位政出房閭選舉無章賢否

混雜所謂清品豈皆佳士而獨欲預羽林虎賁使不
得預乎軍士職殺大臣而不能討紀綱廢矣然華文
子謀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十篇之不殊固亦以軍談也
竹節于軍才類蓋大引而不推情照陰懷天然意文
張總武師法品並五卦士而戰煖齋林魚有對不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Magenta Red Black



2008.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1700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八





20231109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二 百十五

後學烏程凌稚隆校

兵二

唐兵制

歐陽脩 唐書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興亡治亂未始不以德而自
戰國秦漢以來鮮不以兵夫兵豈非重事哉然其因
時制宜以苟利趨便至於無所不為而考其法制雖
可用於一時而不足施於後世者多矣惟唐立府兵
之制頗有足稱焉蓋古者兵法起於井田自周襄王
制壞而不復至於府兵始一寓之於農其居處教養



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雖不能盡合古法蓋得其大意焉此高祖太宗之所以盛也至其後世子孫驕弱不能謹守屢變其制大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又爲亂又其其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蓋唐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兵之大變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後廢而爲彊騎彊騎又廢而方鎮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彊兵悍將分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曰禁軍其後天子弱方鎮強而唐遂以亡戒者措置之勢使然也若乃將率營陣車旗器械征防守備凡兵之事不可以悉紀紀其廢置得

失終始治亂興廢之迹以爲後世戒云府兵之制起自西魏後周而備於隋唐興因之自高祖初起開大將軍府以建成爲左領大都督領左三軍煬帝公爲右領大都督領右三軍元吉統中軍發自太原有兵三萬人及諸起義以相屬與薛舉盜得兵二十萬武德初始置軍府以驛騎車騎兩將軍府領之析關中爲十二道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玄戈軍醴泉道爲井錢軍回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騎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圍州道爲招搖軍西麟州道爲薨游軍澤州道爲

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軍置將副各一人以督將
賊以車騎府統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廢十二軍改
驛騎曰統軍車騎曰別將居歲餘十二軍復而軍置
將軍一人軍有坊置主一人以檢察戶口勸課農桑
太宗貞觀十年更號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
都尉諸府總曰折衝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
四皆有各號而關內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隸諸衛凡
府三等兵千二百人為上千人為中八百人為下府
置折衝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長史兵曹
別將各一人校尉六人主以三百人為團團有校尉

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火備六吠馬
凡火具烏布幕鐵馬五布櫛鐘鑼鑿碓篋斧鉞鏃皆
一甲淋二鏃二隊具火鑽一管馬繩一首羈足絆皆
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麻橫刀礪石大纒毳帽毳裝
行囊皆一麥飯九十米二斗皆自備并其介冑戎具
藏於庫有所征行則視其入而出給之其番上宿衛
者惟給弓矢橫刀而已凡民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
其能騎而射者為總騎其餘為步兵武騎排橫手步
射每歲季冬閱武因縱獵獲各入其人其謀於衛也
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至四十其餘以隸

東宮六率凡發府兵皆下符吳州刺史與折衝勸獎
乃發若全府發則折衝都尉以下皆行不盡則果殺
行少則別將行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每疋予錢
二萬五千刺史折衝果殺處闕不任職事者蠲之以
其錢更市不足則一府其足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
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爲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
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十二番皆一月上若間置
直衛者五百里爲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爲
十二番亦月上玄宗開元六年始詔折衝府兵每六
歲一簡自高宗武后時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

更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惰亡墜至是益耗散
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募士宿衛十一年
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上而益以潞州長從兵共
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二番命尚書左丞蕭嵩與州
吏共選之明年更號曰彊騎又詔諸州府馬闕官私
共補之今兵貧難致乃給以監牧馬然自是諸府士
益多不補折衝將又積歲不得遷士人皆耻爲之十
三年始以彊騎分隸十二衛總十二萬爲六番每衛
萬人京兆彊騎六萬六千華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
萬二千三百絳州三千六百晉州千五百岐州六千

河南府三千陝號汝鄭懷汴六州各六百內弩手六千其制皆羅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尺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爲四籍兵部及州縣衛分掌之又擇材勇者爲番頭頗習弩射又有科補軍龍騎亦習弩凡伏連弩自能施張縱矢三百步四發而二中擊張弩二百三十步四發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發而三中單弓弩百六十步四發而二中皆爲及第諸軍皆近營爲棚士有使習者教試之及第者有賞自天寶以後驍騎之法又橫變發十皆失用僅八載折衝諸府至無兵可交

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官吏而成器馱馬錫募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皆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爲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羊肉壯者爲角獸後河朔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初府兵之置君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解罷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漸絕禍亂之萌也及府兵法壞而方鎮盛武夫悍將雖無事時據要險專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卷之五十五
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布列天下然則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愚者以此也夫所謂方鎮者節度使之兵也原其始起於邊將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平盧范陽河東關內河西北庭安西隴右劍南嶺南江南河南凡十道以總天下控扼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在其木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以後

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名官蒙雲二年以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自此而後接乎開元朔方隴右河東河西諸鎮皆置節度使及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反犯京師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兩京肅宗起靈武而諸鎮之兵共起誅賊其後薛山子慶緒及史思明父子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命李光弼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父之天盜既滅而武夫戰卒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者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

不肯代或取捨由於士卒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以選命於朝天子顧力不能制則恐唯合垢因而撫之謂之姑息之政善姑息起於兵驕兵驕由於方鎮姑息愈甚而兵將俱愈驕由是號令自出以相侵擊勝其將帥行其土地天子熟視不知所為反為和解之莫肯聽命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史犯京師而李茂貞韓建近據岐華安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為彼大臣罪已悔過然後去及昭宗用崔胤召梁兵以誅宦官而劫天子木鼓梁兵圍之逾年當此之時天下

之兵無復數王者嚮之所謂三鎮者後能始禍而已其他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魯而梁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於方鎮矣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賦非天子有既其盛也號令征伐非其有又其甚也至無尺寸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亡滅語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夫惡為亂而欲安全者庸君常主之能知至於措置之失則所謂困天下以養亂也唐之置兵既外柄以授人而本大本小方區區自為捍衛之計可不哀哉天所謂天子禁軍者南北衛兵也南衛諸衛兵是也北衛者

禁軍也初高祖以義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罷遣歸其願留宿衛者三萬人高祖以涓北白渠旁民棄腴田分給之號元從禁軍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謂之父子軍及貞觀初太宗擇善射者百人爲二番於北門長上曰百騎以從田獵又置北衙七營選材力壯壯月以一營番上下二年始置左右屯營於玄武門領以諸衛將軍號死騎復擇馬射爲百騎衣五色袍兼六閑駟馬虎皮轡爲游幸翊衛高宗龍朔二年始取府兵懸騎步射置左右羽林軍大朝會則執仗以衛階陛行幸則夾馳道爲內仗武后改百騎曰千

騎唐宗又改千騎曰萬騎分左右營及玄宗以萬騎平韋氏改爲左右龍武軍皆用唐初功臣子弟制若宿衛兵是時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納資隸軍分十更上如羽林開元十二年詔左右羽林軍兼騎關取京旁州府士以戶部印印其臂爲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寢耗及祿山反天子西駕禁軍從者裁千人肅宗赴靈武士不滿百及即位稍復召補北軍至德二載置左右神武軍補元從恩從官子弟不足則取他色帶品者同四軍亦曰神武天騎制如羽林蓋曰北衙六軍又擇便騎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

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兩總
統曰左右英武軍乾元元年李輔國用事請選羽林
騎士五百徵選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以
北軍安劉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區別以相察伺今
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罷上元中
以北衙軍使衛伯玉為神策軍節度使鎮陝州中使
魚朝恩為觀軍容使監其軍初哥舒翰破吐蕃臨洮
西之磨環川即其地置神策軍以成如翠為軍使及
安祿山反如翠以伯玉將兵千人赴難伯玉與朝恩
皆屯於陝時邊土陷廢神策故地淪沒即詔伯玉所

部兵號神策軍以伯玉為節度使與陝州節度使郭
英又皆鎮陝其後伯玉罷以英又兼神策軍節度英
又入為僕射軍遂統於觀軍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
軍入禁中清難皆賜名寶應功臣故射生軍又號寶
應軍廣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陝朝恩舉在陝兵與
神策軍迎扈悉號神策軍天子幸其營及京師平朝
恩遂以軍歸禁中自將之然尚未與北軍齒也永泰
元年吐蕃復入寇朝恩又以神策軍屯苑中自是寔
盛分為左右廂勢居北軍右遂為天子禁軍非他軍
比朝恩乃以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知神策軍兵馬使

大曆四年請以京兆之好時鳳翔之麟游普潤皆隸
神策軍明年復以興平武功扶風天興隸之朝廷不
能過又用愛將劉希暹為神策虞候至不法遂置北
軍獄茶坊市不逞誣搆大姓沒產為實至有選舉旅
寓而挾厚貲多橫死者朝恩得罪死以希暹代為神
策軍使是歲希暹復得罪以朝恩舊校王駕鶴代將
十數歲德宗卽位以白志貞代之是時神策兵雖處
內而多以裨將將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
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附死者建中四
年下詔募兵以志貞為使蒐補峻切郭子儀之壻端

王傳吳仲孺殖貨累巨萬以國家有急不自安請以
子率奴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五品志貞乃請
節度都團練觀察使與世嘗任者家皆出子弟馬奴
蒙營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家緣為幸而貧
者苦之神策兵既發殆盡志貞陰以市人補之名隸
籍而身居市肆及涇卒潰變皆戰伏不出帝遂出奔
初段秀實見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上疏曰天子萬
東諸侯千大夫百蓋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
強幹弱枝之道今外有不逞之虜內有梗命之臣而
禁兵不精其數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

百獸畏者爪牙也爪牙廢則狐豚恃大恣能為敵願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實言為然及志貞等流貶神策都虞候李晟與其軍之他將皆自號狐道西兵赴難遂為神策行營節度屯渭北軍遂振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相為左右神策軍特置監司當左右神策軍以寵中官而益置大將軍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相曰殿前左右射生軍亦置大將軍以下三年詔射生神策六軍將士府縣以事晦治先奏乃移軍勿輒逮捕京兆尹鄭叔則建言京師輒稱所聚惡作不常後奏報將失罪人請非畧田皆以時捕乃可之倣改

殿前左右射生軍曰左右神威軍置監左右神威軍使自肅宗後北軍增置威武長興等軍名類頗多而感質不一惟羽林龍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總曰左右十軍矣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軍鎮之皆有屯營軍司之人散處甸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自德宗幸梁還以神策兵有勢皆號與元元從奉天定難功臣起死罪中書御史府兵部乃不能歲比其籍京兆又不敢總舉名實三輔人假此於軍一肆至十數長安姦人多寓占兩軍身不宿衛以錢代行謂之納課戶益肆為暴吏稍禁之輒先得罪故當時京尹縣

令皆爲之歛。屈京兆尹楊於陵請置拔名數五丁許三丁居軍餘差以條限。孫是素強少畏十二年以宦官竇文場爲左神策軍護軍中尉霍仙鳴爲右神策軍護軍中尉張尚進爲右神威軍中護軍焦希望爲左神威軍中護軍。護軍中尉中護軍皆古官帝旣以禁衛假宦官又以此寵之十四年又詔左右神策置統軍以崇親衛如六軍時邊兵衣饒多不暇而戍卒屯防禁者旣替之終最厚諸將務爲說辭請遷隸神策軍盧鴻遠亂舊三倍孫是塞上性性稱神策行營皆納統於中人矣其軍乃至十五萬故事京城諸司

使內縣皆季以御史遷囚後以北軍地密未嘗至于九年監察御史崔暹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暹四十流崖州顧宗卽位王叔文用事欲軍神策兵柄乃用故將范希朝爲左右神策京西諸城鎮行營兵馬節度使以奪宦者權而不克元和二年廢神威軍以其兵騎分隸左右神策軍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軍爲五十四都雖爲十軍令孜自爲左右神策十軍兼十二衛觀軍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將軍爲左右神策諸都指揮使諸都又領以都將亦曰都頭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

漢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貞乃用副單王允爲京西招討使神策諸都指揮使李鐵副之悉發五十四軍屯興平已而兵自潰茂貞逼京師昭宗爲斬神策中尉西門重遠李周諷乃引去乾寧元年王行瑜韓建及茂貞連兵犯關天子又殺宰相韋昭度李璣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節度使王行實入迫神策中尉駱全驪劉景宣請天子幸邠州全驪景宣繼及與行實縱火東市帝御承天門救諸王率禁軍扞之林日鄰頭李筠以其軍衝樓下茂貞將圖幸攻筠矢及樓扉帝乃與親王公主幸筠軍出幸

莎城石門詔諸王閱親軍收拾神策亡散得數萬益置安聖捧宸保寧安化軍曰徽後四軍副單王允將之三年茂貞再犯關副單王允戰敗昭宗幸華州明年韓建畏諸王有兵請皆歸十六宅留徽後兵三十人爲控鶴排馬官隸飛龍坊餘悉散之且列甲圍行宮於是四軍二萬餘人皆罷又請誅都頭李筠帝恐爲斬於大雲橋俄遂殺十一王及遷長安左右神策軍復稍置之以六千人爲定是歲左右神策中尉劉李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廢帝幽之李述等誅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誅宦官宦官覺劫天子幸鳳翔

全忠圍之歲餘天子乃誅中尉韓全誨張弘彥等二十餘人以解梁兵乃還長安於是悉誅宦官而神策左右軍繇此廢矣諸司悉歸尚書省郎官兩軍兵皆建六軍而以崔胤判六軍十二衛事六軍者左右龍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軍司以宰相領及全忠歸留步騎萬人屯故兩軍以子友倫爲左右軍宿衛都指揮使禁衛皆汴卒崔胤乃奏六軍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壯京師軍皆置步軍四將騎軍一將步將皆兵二百五十人騎將皆百人總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某

兵於市而全忠陰以汴人應之胤死以宰相裴樞判左三軍獨孤損判右三軍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軍十二衛及東邊唯小黃門打毬供奉十數人內園小兒五百人從至殺水又盡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無一人之衛昭宗遭弑唐乃亡

原十六衛

杜牧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署守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觀中旣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武臣

梁公鄂公之徒外開並爲諸衛府軍

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兵伍或有不幸方二
三千里爲寇土數十百萬人爲寇兵變夷戎狄踐踏
四作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
削軍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
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爲將軍級有朱紫章有金銀千
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
曲賜所部之兵散令諸府上府不越二千二百人五
七千四百人三時將探撥機御未一時治武騎劔兵
有四十萬人四矢禪衛以謀文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
畝力解勢披人人自愛雖有崔尤爲帥雅亦不可使

之爲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撥乃來受命於
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
力亂暴文梓豈暇異略雖有崔尤爲帥雅亦無能爲
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
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未裏聖美神術
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
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博四夷詔曰可
於是府兵內刺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
一人矣起遼走蜀縶絡萬里事五強寇奚契丹吐蕃
十餘年中亡百萬人尾大中乾成蒸餽事而天下掀然

根燼萌燃七曜時貪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之
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釜鑊哉然爲國者不能
無也居外則叛能離七曜之者居內則篡身兼曹馬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焚之患將保頸領
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遷法術故長其置府立衛乎近
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爲甚也人嘗曰廷詔命將矣
名出視之率市兒輩甚多賂金玉爵倚幽陰折券交
貨所能也絕不識父兄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榮之
氣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強懾復叛者則檢削法制
不使縛已斷然忠良不使違己力一勞便固不爲寇

其陰詭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佞由鄉市公
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爲別館或一夫不幸而毒則
變割生人略市天下是以天下每每兵亂湧溢齊人
乾糶鄉黨風俗淫窳稟薄教化恩澤擁抑不下召來
災沴被及牛馬嗟乎自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
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
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總文武是此輩受歛誅基
乎曰於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盡不
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者誰復而原
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宋兵制

兩朝國史

自唐中葉後營兵在諸鎮每防秋征行大則節將自往小則列校董之禁衛雖設而皆非精練藩鎮強者得以專土叛換河北兵最強故聲教不能及然屯營之處頗雜耕戰倍器間征討不息師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諸軍悉聽而為字以識軍號說今導其制五代以來境處兵少然習用為常亦有近落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鎮列校勢位差損則顯德後雖准向有東南之漕水師倉廩稍實得以聚兵為強幹之術宋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內繼累朝

諸鎮跋扈盡收兵於京師于時天下山澤之利悉入于官帑庾瓦物得以贈給而備時使其邊防外藩鎮須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駐泊屯駐之名其盡諸州便運路者則有就糧兵焉許舉家屬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駐代還耶復舊所舊制除軍衛外諸州兵上從節鎮及本軍之號自唐末稍增其美名至國朝初平偽國合併所得兵別為軍額其願歸農者解其籍或給以土田其後或新經料簡或團併有餘則或特創名或因舊額增指揮之數而無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設旗給賞長吏都監專視之遣吏部送關

下至則軍頭司覆驗等第引對便生肆諸軍其自下
軍而升入上軍者自上軍而入諸班直者皆臨軒親
閱每上軍遠戍皆本司然比軍頭司引對便殿給以
柴錢代運亦入見籍以飲食揀拔稍益升補之或退
其疲老者凡大禮有賞給每歲寒食端午冬至各有
特支戍邊每季又加給銀鞋環慶絲邊膠於裏給者
又有薪水錢其役兵勞苦者或季給錢或川廣而代
運者別給裝錢川廣運補卒或給時服錢領此出外
卒有口糧

請歲入以定兵額

韓琦

雍祐七年宰相韓琦言祖宗以兵定天下凡有征戍
則募置事已則併故兵日精而用不廣今二邊雖既
通好而西北屯邊之兵常若待敵之至故竭天下之
力而不能給不於此特先慮而預備之一旦邊陲用
兵水旱相繼卒起而圖之不可及矣又三路就糧之
兵雖勇勁服習然邊儲貴踊常苦難贖若其數過多
復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師之兵雖雜且少精然漕於
東西廣而易供設其數多得強幹弱枝之勢祖宗時
就糧之兵不甚多邊陲有事則以京師兵益之其處
深而其費鮮願詔樞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陝西河東

及三司權貨務歲入金帛之數約可贍京師及三路
兵馬幾何然後可以贍之數立爲定額額外罷募關
即增補額外數已盡而營騎零則省併之既見定額
則可以定其路馬步軍一營以若干爲額仍請覈見
開寶至道天禧慶曆中外兵馬之數蓋開寶至道之
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方也天禧之兵真宗
所以中成備豫也慶曆之兵西都後增置之數也以
祖宗之兵視今數之多少則精冗易判裁制無疑矣
於是詔中書樞密院同議樞密院奏開寶之籍總三
十七萬八千而禁軍馬步十九萬三千至道之籍總

六十六萬六千而禁軍馬步三十五萬八千天禧之
籍總九十一萬二千而禁軍馬步四十三萬二千慶
曆之籍總一百二十五萬九千而禁軍馬步八十二
萬六千視其所募兵衆多自是稍加裁制以爲定額

軍政

林駟

甚矣軍政不可一日廢也夫兼天下不逞之人而授
以兵家不仁之具其氣咆哮而難制其心頑獲而難
服非法足以求其心思足以效其死威足以制其生
死之命則百萬能罷鉅鉅倏倏能入吾奔走之下
蓋嘗觀三代而下而能得制兵之道者惟漢可取其

郵其也寬其待兵也嚴其制兵也整肅其召兵也周
審夫恤之以寬則人知自勉待之以嚴則下知自戒
制之以整肅則無玩愒召之以周審則無姦心是以
終漢之世晏然無事諸呂七國變生倉卒而備禦素
具北胡南越連兵數年而邦本不搖誠有以也吾觀
從軍有勞復得以復除亡士過多將軍有譴令布著
令尤恤死事羽林軍死特饒孤兒其恤兵也寬矣然
加功增級者募府已察亭徽不治者出營必罰捕降
縛虜者認書加詰還獲者有誅後期者有誅畏懦者
有誅其待兵也嚴矣以制兵之意言之則京師之兵

僅萬人耳統於一官未爲過多而二三鄉士各分所
領欲上下之相維也都試之役太守都尉事兩縣之
令長丞尉何預而必欲俱會欲上下之相察也伍符
素備以正什伍游徼亭長以防盜賊其整肅何如哉
以召兵之意言之始用羽徽以召天下之兵後用虎
符以合郡國之信膠西欲擅發兵而弓高詰之自關
嚴助以節發兵而郡守拒之不從其周密又何如哉
蓋高帝出入兵間熟究利病其爲四百年之規模遠
矣至我國家本以仁得天下未始倚兵爲重也然承
五代破碎之餘其紛紛謀亂皆無賴不逞之人慕祖

平定天下聚以爲兵其所以戢防制御之術不得不
由防周慮厚祿以昇之重罰以警之明法以節之分
權以防之列聖相承緝熙其謀其視漢家之法又遠
過矣伐蜀名帥超校贖賞與兵舊臣皆蒙厚祿備邊
諸將悉予市租若寬矣然王仁勝之貪慾則下之吏
議潘美之驕伐則警以匣劍又未嘗不嚴也此待將
帥然爾御龍尾從持命增給船邊戍卒時賜絹襦巾
覆襦布出自特旨輕錢積炭或行泛思若寬矣然武
雄之肆掠則百卒竟謀川張之妄誣則全軍俱廢酒
坊之兵士作過則罪及王將又未嘗不嚴也此特士

卒然爾不特此也軍士衣不得過靡蕙菲不得入營
無侈心也出戍之日多在營之日少無非念也營在
城西者糧在城東營在城東者糧在城西無怠志也
其制兵之意可見其整肅也又不特此也三帥有握
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
之重其召兵之意可見其周密矣皇朝之制大臣平
章先軍而後國羣臣出守先軍而後州庫曰軍資監
曰軍器官曰參軍務曰贍軍其於軍事重矣故其恤
之寬待之嚴制之以整肅召之以周密無不置其處
者宜也愚敢以祖宗之政望今日不但以漢之政望

今日

元兵制

元志

元之有國崇基朔漠遠其兵制簡畧然自太祖太宗
滅夏剪金靈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
及世祖卽位于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
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于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
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爲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爲萬戶
千夫者爲千戶百夫者爲百戶世祖時頗脩官制內
立五衛以總宿衛諸軍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
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總管

樞密院以摠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
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者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爲伏
虎形首爲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佩符
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
等總把百戶老病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
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
初有家古軍探馬赤軍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
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家
寡盡食爲兵十人爲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闕下
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軍丁既平中

原發民爲卒是爲漢軍或以貧富爲甲乙戶出一人
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爲正軍戶餘爲貼軍
戶或以男丁論管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
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
者充士卒之家爲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軍至
十五免或取匠爲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弟
充軍曰實子軍又曰老魯軍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
之制天下既平嘗爲軍者定入尺籍伍符不可更易
詳增損丁產者覈則更籍其實而以印印之病死戍
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

而一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
以民補之奴得縱自便者俾爲其主貼軍其戶逃而
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投他役者還籍其繼得宋
兵贖新附軍又有遼東之紅軍瑛丹軍女真軍高麗軍雲
南之寸白軍福建之倉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
兵也又有以披名者曰總軍營軍水手軍應募而集
者曰峇剌罕軍其名數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
不閱其數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
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

古者典兵之職分爲將者無各權後世典兵之職專
爲將者多含權夫有攻取之將有守衛之將攻取之
將出入於行伍之間及奔走於矢石之下兵無常聚
將無常職固無徘徊各權之意守衛之將從容於殿
陛之際備徵於朝夕之頃兵有長守將有專權易有
負固要上之心古之羸人所以防微杜漸之意甚微
矣是故兵非不聚也而不得以調其兵權非不專也
而陰有以制其權此成周盛時周靈清肅王宮尊嚴
而無意外之虞者有由也夫何漢唐之感不及此耶
嘗觀周之兵制無事則散之田畝有役則召以縣師

而猶衛常養之兵則有虎賁之士八百人至六軍之
徒一軍百人大司馬之屬徒三百有二十八又在虎
賁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賁之祿比下士足以代祿蓋
應人在官者也夫宿衛有常兵虎賁有常守似若漢
唐禁衛之制然攷之書稱太保仲桓南宮毛僕齊侯
呂伋以千長虎賁百人逆子釗是齊侯有握兵之重
而不敢發兵太保有發兵之權而不得操兵事權相
維彼此相制初何害其宿衛之有常守哉嗚呼二兵
至末也百士至少也而二三大臣秦互職掌是以兵
之與將居然若無其爲謀也審矣至漢以南北軍爲



重唐以此禁軍爲重故國命實係之平居無事之時
初未見其爲利害倉卒患難之際一舉手伸縮則輕
重隨之此無他握兵發兵之權皆歸一人則職之專
者騎之府勢之窮者厲之階此其理之必至也周勃
之平諸呂必藉南北軍以誅之乃今人告衛尉毋納
呂產蓋懼兵權之相敵是漢之所恃以弭亂者惟南
北軍爲命耳文帝之承大統亦藉南北軍以鎮之是
後卽今代祿舊人張將軍兼領其權是漢之所恃以
服衆者亦惟南北軍爲重耳嗚呼南北軍之在漢也
如此夫何一移於權臣再移於外戚而漢事去矣

氏內領衛者外領軍馬而又使其子爲奉車都尉領
胡越兵其婿爲東西衛尉領宿衛卒啓異日之邪謀
特以將兵之權足恃矣王氏兄弟根據世掌兵柄羊
阿侯譚成都侯商紅陽侯音以特進領城門兵莽則
始以右將軍兼衛尉後以大司馬領軍事卒移漢家
之尊璽亦以將兵之權得專矣此漢典兵之職專而
將得以召變也武后時武攸宜歷左右羽林將軍總
禁兵十年后之意蓋有在也張柬之將誅張易之等
於是以彥範敬暉爲左右羽林故能集事使禁兵尚
在諸武之手則東之無所措其謀韋后欲圖不軌

以從子從弟分領左右羽林亦武后用武攸宜之意也玄宗時爲臨淄王引軍夜起乘其不意斬韋播等羽林之軍相率而應之故能以有功使播等尚得以抗衝則臨淄王安得定其難嗚呼此禁軍之在唐也如此夫何一變於宦官再變於方鎮而唐業歟矣魚朝恩專神策之兵劉國珍任大帥之權兵要政機勿使參預蕭復言之而不見聽神策禁兵乞何大臣標仇言之而不能用西頭之勢乃重南衙高元喬言之而不能行終唐之一世北軍事權一出關官予奪廢置自如其意及崔昌遐召朱全忠之兵以制之而唐

亦亡此唐典兵之職專而將得以檢禍也夫總能罷役侯之衆據虎豹岩岩之固其志易至於縱肆其權易至於震慄非分其權奪其志繫制於冥冥之中又安能入吾轡答駕馭之術哉漢之南北軍唐之北禁軍既卽周人虎賁宿衛之意周人分其職於調發之時漢唐禍亂職於出入之頃此漢唐禍亂相繼不及周之遺意也遠矣方漢之用周勃宋昌唐之用東之臨淄王權宜濟事已非漢唐之舊已况時變事易漢之所典者權臣外戚唐之所典者宦官小人無怪其事勢之迭變也噫復成周之美意革漢唐之陋政未

嘗不嘆我藝祖之遠謀然嘗攷二司之顛末邇三衛之源委而熟知其故矣侍衛司始於梁其名易世而後定而都指揮則方鎮之軍校號也殿前軍始於周簡天下猛士爲之而都點檢則實位指揮使之上也漢周以來職位隆重史弘肇之領宿衛也內與鈞樞迭相抗衡外領節鎮凌虐官吏李重進之領宿衛也陰懷異心自相猜忌異時勢窮猶敢跋扈噫五季夫國威不振慨然自肆可也大明當天聰旄孽伏蓋我藝祖籌之久矣其建隆二年也韓令坤平重進而歸表解軍職延昭買長春而未又表解軍職而點檢

之職臣下避不敢居於是天子之朝綱振矣開國謀臣一言帝王杯酒從容轉移間耳曩之侍衛指揮去而之天平曩之侍衛處候去而之鎮寧曩之殿前點檢曩之殿前指揮又去而之歸德之忠正間雖逢帶軍職而兵權實不在焉非心邪合水釋雲散而如石如高如魏歸鎮幾二十年功名保全老死闕下此豈無所自來哉自時厥後軍政一新兵之符籍雖在三衛兵之號今實在樞密其在三衛也卽周命齊侯之意其在樞密也卽周命太保之制分司散主體統靡屬使漢唐以來二十餘年間紛紛之變一旦盡去焉

呼藝祖之規模逮矣哉

論宿衛

真德秀

古者內外庭不分人主出入起居皆與賢士大夫游故文帝親朝而受郎官止輦之言馳馭而受乘蓋覆轡之諫蓋使其日侍左右得以隨事納規則未爲無補乃盛世事也至武帝時侍中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藥器虎子之屬孔安國以儒者爲侍中特聽掌御唾壺則其婢慢已甚然有臣如汲長孺則帝雖雄暴而所以禮遇之者特出丞相大將軍之上蓋所以取重者存乎其人固不因親近而遂至於玩狎也後世此

意不存人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雖輔弼股肱之臣亦不過質明趨朝鞠躬屏息稽顙奏事早早而前敬語卽退而所與游處親密者皆嬖倖近習之流耳况賢良方正之士脫迹草莽而觀光上國其視黃屋之後座重瞳之眸表遠在雲霄之上勢分隔而情意日蹙等威嚴而震怖易起所謂臨軒詳延之事特具文耳安得如漢世之日近清光而得以時效忠謹乎然則頃所言願少弛擊狐兔之事而求立經陳紀之計誠爲至當之論至謂必使大臣不得預宴游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然後可以

建功業則非古義也又曰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夫所謂賢良方正者取其能直言極陳以劇切上躬耳今反爲人主宴游射獵所盡而壞之則何以謂之賢良方正乎設黜錫徵之流豈以日侍游獵之故而遂不能正其身高其節乎

元宿衛

元史

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木木華黎赤老溫時號撥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凡宿衛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卽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絕

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而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其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故也亥子丑日博爾木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赤老溫後絕其後怯薛皆以右丞相領之凡怯薛長之子孫或由天子所親信或由宰相所薦舉或以其次第所當爲帥襲其職以掌環衛雖其官卑勿論也及年勞既久則遂擢爲一品官而四怯薛之長天子或又命大臣以總之然不常設也其他預怯薛之職而居禁近者分冠服弓矢飲食文史軍馬廬帳府庫醫藥卜祝之事

忠世守之禮以才能受任使服官政貴盛之極然一日歸至內庭則執其事如故至於子弟無改非甚親信不得預也其怯薛執事之名則至弓矢鷹隼之事者曰火兒赤怯實赤怯憐赤書寫駐吉曰扎里赤為天子主文史者曰必闌赤親烹飪以奉上飲食者曰博爾赤侍上帶刀及弓矢者曰云都赤開端赤司關者曰八刺赤赤字酒者曰荅刺赤點車馬者曰兀刺赤其倫赤掌內府尚供衣服者曰速古兒赤牧駝者帖麥赤牧羊者曰火你赤捕盜者曰忽刺罕赤奏樂者曰虎兒赤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魯魯敢無敵

之士曰拔突其名類蓋不一然皆天子左右服勞侍從執事之人其分番更直亦如四怯薛之制而領於怯薛之長若夫宿衛之士則謂之怯薛歹亦以三日分番入衛其初名數甚簡後累增為萬四千人按之古制稱天子之禁軍是故無事則各執其事以備宿衛禁庭有事則惟天子之所指使比之樞密各衛諸軍於是為尤親信者也然四怯薛歹自太祖以後累朝所御幹耳朶其宿衛未嘗廢是故一朝有一朝之怯薛總而計之其數滋多每歲所賜鈔幣動以億萬計國家大費毋敵於此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五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六

後學嘉禾張國詔校

兵三

宋義勇 民兵

宋志 後同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棟十之七
為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
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
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為城守之
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
領以時閱習寇至卽兩路義勇翊集赴援使其腹背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五

兵

後學嘉禾張國詔校

兵三

宋義勇 民兵

宋志 後同

慶曆二年籍河北強壯得二十九萬五千棟十之七
為義勇且籍民丁以補其不足河東棟籍如河北法
其後議者論義勇為河北伏兵以時講習無待儲廩
得古寓兵於農之意惜其束於列郡止以為城守之
備誠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東西兩路命二郡守分
領以時閱習寇至卽兩路義勇翊集赴援使其腹背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六

荆川稗編

卷之一百十五

兵



受敵則河北三十餘所常伏銳兵矣朝廷下其議河
北帥臣李昭亮等議曰昔唐澤潞留後李抱真籍戶
丁男三選其一農隙則分曹角射歲終都試以示賞
尚三年皆善射來部內得勁卒二萬旣無冗費府庫
益實乃繕甲兵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天下稱昭
義步兵冠於諸軍此近代之顯勳而或謂民兵祇可
城守難備戰陣非通論也但當無事時便分義勇爲
兩路置官統領以張用兵之勢外使敵人疑而生謀
內亦搖動衆心非計之得姑令在所點集訓練三二
年間或舊情藉漸習行陣遇有警得將臣如抱真者

統取制其陣隊示以賞罰何敵不可戰哉至於部分
布列量敵應機繫於臨時便宜亦難預圖况河北河
東皆邊州之地自置義勇州縣以時按閱耳目已熟
行固無疑詎如所議治平元年宰相韓琦言古者藉
民爲兵殺雖多而贍至薄唐置府兵最爲近之後廢
不能復今之義勇河北幾十五萬河東幾八萬勇悍
純實出於天性而有物力資產父母妻子之所保若
稍加訓練與唐府兵何異陝西嘗割子手爲保捷河
北河東陝西皆控西北事當一體請於陝西諸州亦
贍義勇止濕手背一時不無小擾終成長利天子納

其言乃遣籍陝西義勇得十三萬八千四百六十五
人是時諫官司馬光累奏謂陝西頃嘗籍鄉弓手始
論以不去鄉里既而程爲保捷正兵遣戍邊州其後
不可用遂汰爲民徒使一路騷然而於國無補且祖
宗平一海內曷嘗有義勇哉自趙元昊及諸將覆師
相繼終不能出一旅之衆涉區脫之地當是時三路
鄉兵數十萬何嘗得一人之力謀者必曰河北河東
不用衣廩得勝兵數十萬閭閻精熟皆可以戰又兵
出民間合於古制臣謂不然彼數十萬者虛數也閭
閻精熟者外籠也兵出民間者名與古同而實異蓋

州縣承朝廷之意上求敵多闢敵之日觀者但見其
旌號鮮明鉦鼓備具行列有序進退有節莫不以爲
真可以戰殊不知彼猶聚戲若遇敵則瓦解是微不
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間耕桑所得皆以衣食其家
敵處則富是出則精銳今旣賦歛農民粟帛以給正
軍又籍其身以爲兵是一家而給二家之事也如此
民之財力安得不屈臣愚以爲河北河東已剝之民
猶當放還况陝西未剝之民乎又言於民有世世之
害於國無分毫之益當弗聽於是三路鄉兵唯義勇
爲最盛

義勇分番

帝嘗問陳升之曰侯叔獻言義勇上番何如王安石曰此事似可爲但少須年歲間議之升之曰今募兵未已且養上番義勇則調度尤不易安石曰言募兵之害雖多及用則患少以民與兵爲兩途也十二月帝言義勇可使分爲四番出戍呂公濟曰須先省得募兵乃可議此安石曰計每歲募兵死亡之數乃以義勇補之可也陳升之欲令義勇以漸成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變載百年募兵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不然無補也帝以爲然曰須預立定條法不要宣

布以漸推行可也南府議上番或以爲一月或以爲一季且令近戍文彥博等又言雖使遠戍安石辨之其力

論擇帥以練民兵

李氏

古之有國者賊亂定功未嘗不以兵湯武之所以王魏晉之所以霸皆以德爲主而以兵輔之自戰國秦漢以來兵尤重其國之興亡視其兵之強弱與其措置之術如何耳然古者兵農不分無養兵費而有用兵之實至唐兵制比三變其初府衛之制最爲近古府衛之法壞而爲彊騎彊騎法壞變而爲方鎮之兵

至五季始盡熙以爲卒伍而兵農之分不可復合乃
有養兵之患國家建都兵悉屯於京畿更戍郡邊以
虎符出納其分布於諸路有隸將兵有不隸將兵當
熙豐盛時合中外禁卒凡九十五萬人而土兵廂兵
不在數焉自熙豐去直和開禁軍闕而不補者太平
而禁觀以卒有事於西夏兩平方賊北取燕山其所
逃亡陷沒者又半之而靖康間舍人再犯闕其潰敗
損折者又不可勝數也建炎初勳王師萃于京畿者
三十餘萬其太平皆戍兵而朝廷不復捨擇留屯要
害之地悉罷遣之其後建言乞募兵於河北關中京

西東合十餘萬更番以衛行在既遣使矣言者謂不
患無兵不當募遂罷今西北既復爲舍人之所蹂踐
而東南之人類多孱弱未知於何所取兵而可也既
稍復方鎮之制若使之募兵以備出戰將校偏裨皆
預選任以時訓練之又團結民兵以備守禦鄉村坊
郭各隨其宜剗官田如戶絕天荒屯田之類以養
民兵之可以出戰者如寸箭刀弩手之法明其勸沮
假以歲月庶幾足兵然其要在於擇帥臣以總之帥
臣得人則法不患乎不明兵不患乎不足唐馬燧之
鎮太原也承範防之敗兵力衰弱募募廩役得數千

人悉補騎士教之戰數月成精卒造鎧必長短之制
稱士所衣以便進趨爲戰車員以後視象列戟于後
行以載兵止以爲陣過險則制衛員器用精銳居一
卒間廣場躍兵三萬以是威震北方李抱貞之鎮澤
潞也來殺伐後賊重人困軍伍凋刈乃籍戶三丁擇
一調其徒粗給弓矢令閉月得介偶冒射歲終大校
親校藉第能否賞賈比三年皆爲精兵舉所部得成
卒二萬不糜于官而府庫實繕甲淬兵遠雖山東天
下稱昭義步兵爲諸軍冠而李德裕之師勢也當南
鄙入寇之後蹂躪千里蕩無孑遺賊夷高酋非痛殲

輩不能例一方駐乃糾擇州兵之任戰者廢遺得者
什三四又請甲入於安定弓人中中人西西繇是
蜀之器械精利率戶三取一人使冒戰貸他彼勿事
後則農急則戰謂之雄邊子弟其精曰南燕保義保
惠兩河募義左右連弩其士曰飛星響擊奇鋒流電
霆聲突騎總十二軍而威聲隱然震于西南由是觀
之擇帥得人兵不難足但當假以權柄寬其衝勒使
得盡心而已或謂方鎮增募兵之數則養兵之費何
以給之殊不知國家屯重兵於畿甸故歲漕東南六
百萬斛及四方錢帛於京師州郡租僅足以辦上供

猶有不足者今畿兵寡矣而方鎮之兵稍增正當量
養兵之費損正供之數以給之胡爲而不可事固有
時而變通者正謂此也若夫團給民兵人見羣社之
法不可行遂以謂民兵之不可用於天下然羣社之
法可行於西北不可行於東南當斟酌其宜使民樂
於從命耳

論民兵之利

羅大經 王震

唐初蕭瑄謀刺襄政於李靖諸郡皆降而所召援兵
至者十萬人李煜據江南其亡也亦有援兵十數萬
本朝靖康之禍物王之師至者絕少縱有之率皆望

風齊潰不敢向賊發一矢蓋五代以前兵寓於農素
習戰鬪一呼卽集宋朝兵費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
置利養二路軍士於典洋金縫開達諸州令縣選強
壯兩丁取一五丁取二戶與免物力錢二百五十千
五十人爲一隊長以知縣爲軍正尉爲軍副月閱於
縣春秋閱於郡不半月有兵二十萬乾道初宿毫之
役禁株多出江上之備空虛陳福公首欲民兵之
策及登庸亟欲推行會罷相遂格然兩淮已用其法
而荆襄有成規開禧用兵禁株多敗而兩淮山水塞

萬弩手率有功特爲官軍所嫉無以慰其心盡其力耳內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以鐵州鄂宜司徽召諸處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郡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畧甚於成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移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張宣公帥荊州與朱文公書云鄂某嘗獻緩急保江之策某折之曰劉信叔劉共父皆嘗有此論真謀計也縱賊入肝膠裹何以爲國上付公以北門當盡力報國受軍權此間當應副事苟不濟守臣依節而死耳鄂聞之悚然某之所恃者有義勇二萬六千人也

保甲議 黃若公論

宋志

熙寧初王安石變募兵而行保甲帝從其議三年始聯比其民以相保任乃詔畿內之民十家爲一保選主戶有幹力者一人爲保長五十家爲一大保選一人爲大保長十大保爲一都保選爲衆所服者爲都保正又以一人爲之副應主客戶兩丁以上選一人爲保丁附保兩丁以上有餘丁而壯勇者亦附之內家資最厚材勇過人者亦充保丁兵器非禁者聽習每一大保夜輪五人警盜凡告捕所獲以賞格從事同保犯強盜殺人放火強姦器人傳習妖教造畜盜

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餘事非干已又非救律所
聽糾皆毋得告雖情亦不坐若於法類保合坐罪者
乃坐之其居停強盜三人經三日保隣雖不知情科
去覺罪逃移死絕回保不及五家併他保有自外入
保者收為同保戶數足則附之俟及十家則別為保
置牌以書其戶數姓名既行之歲旬遂行之五路以
埶于天下時期以捕盜賊相保任而未埶以武事也
四年始詔畿內保丁肆習武事歲農隙所隸官期日
於要便鄉村都試騎步射並以射中親踈遠近為等
騎射校其用馬有餘燕而願試者聽第一等保明以

聞天子親閱試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當年春天一
月馬彙四十役錢二千本戶無可免或所免不及曉
後免他戶而受其直第三第四等視此有差藝未精
願候閱試或附甲單丁願就閱試者其聽都副保正
武藝雖不及等而能整齊保戶無擾勸誘丁壯習藝
及等捕盜比他保最多齊盜比他保最少所隸官以
聞其恩視第一等焉都副保正有闕選大保長充都
副保正雖勸誘丁壯習藝而輒強率妨務者禁之吏
因保甲事受賕歛掠加乞取監臨三等杖徒編管配
隸告者次第賞之命官犯者除名時雖使之習武備

而未番上也五年判司農寺曾布言近日保戶數以
狀詣縣願分番隸巡檢司習武技提點司以開朝廷
及司農寺未敢輕議願下提點司送中書詳審付司
農其爲令於是詔主戶保丁願上番於巡檢司十日
一更疾故者依番代之月給口糧薪菜錢分番巡警
每五十人輪大保長一都副保正一統領之都副保
正月各給袋七十大保長三千當番者毋得輒離本
所捕逐劇盜雖下番人亦聽追集給其錢餼事訖遣
還毋過上番人數仍折除其上番日巡檢司量留廂
界給使餘兵悉罷廂番保丁武技及三等已上並記

丁籍選歲凶五分已上者第換之自十五石至三石
爲差十一月又詔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檢司法六年
詔開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農寺右付其縣
凡追胥閱試肄習則出并是月又詔行於未興秦鳳
河北東西河東五路唯毋上番餘路止相保任毋習
武藝內荆湖川廣並邊者可肄武事令監司度之後
惟全部土丁豈欽洞丁度東給手改爲保甲者則肄
爲十二月乃罷河北西路強壯綠邊弓箭社係籍番
上巡守者初開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萬人二年一
解發請京師閱試命官開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

平詔開封府畿及一萬人五路及一萬五千人各許
解發一人九年樞密院請自今都副保正義勇軍校
二年一比選縣考其訓習武藝及等最多捕察而盡
職最少者上于州州上所轄官司同比較以開或中
選人多則擇武藝最優者額外尚有可解發者則第
其次爲之旌勸第一次則縣籍記姓名犯杖以下疏
贖第二次以等第賜杖于紫衫銀帶犯徒罪情輕奏
核累及三次者降官補之給馬及芻菽五路義勇軍
校二千解發毋得過三人保甲都副保正之解發者
亦以二年府解六人河北河東各四人未與秦鳳等

路七人都保指揮使與下班殿侍副保正副指揮使
與三司軍將正副都頭與守關軍將並賜衣及銀帶
銀裹頭杖給馬有差元豐二年十一月始立府界集
教大保長法以內侍省副都知王中正開門使狄諱
兼提舉府界教保甲大保長總二十二縣爲教場十
一所大保長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
藝置教頭一凡禁軍教頭二百七十都教頭三十使
臣十弓以八斗九十一石爲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
石七十三石爲三等馬射九十八斗爲二等其材力
超拔者爲出等當教時月給錢三千日給食官予戎

械戰袍又具銀標酒醪以爲賞犒三年大保長藝成
乃立團教法以大保長爲教頭教保丁馬凡一都保
相近者分爲五團卽本團都副保正所居空地聚教
之以大保長爲教者十人衆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
丁以其一爲騎二爲弓三爲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
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舉以封格養贍義勇保甲錢
糧給其費是歲引府界保甲武藝成帝親閱錄用能
者餘賜金帛具年府界河北河東陝西路會校保甲
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長壯丁凡六十九萬一千
九百四十五歲者營費緡錢一百六十六萬一千四

百八十三歲費緡錢三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六而
團教之實爲錢一百萬有奇不與焉凡集教團教成
歲遣使則謂之提舉按團率以近臣掖內侍往給賞
錢按格令從事諸路皆以番次藝成者爲序率五六
歲一遍獨河東以金帛不足乃至十一歲上以晉人
勇悍介遼夏開講勸宜不可後詔賜緡錢十五萬時
鑿藉義勇保甲及民兵凡七百一十八萬二千二十
八人云保甲立法之初故老大臣皆以爲不便而安
石主議甚力帝卒從之今悉著其論難使來者效焉
帝嘗論租庸調法而善之安石對曰此法近井田後

世立事粗得先王遺意則無不善今亦無不可為顧
難速成爾及帝再問則曰人主誠能知天下利害以
其所謂害者制法而加於兼井之人則人自不敢保
過限之田以其所謂利者制法而加於力耕之人則
人自勸於力耕而投田不能過限然此須漸乃能成
法使人主誠知利害之權因以好惡加之則所好何
惡人之不從所惡何患人之不避若人主無道以揆
之則多為異議所奪雖有善法何由立哉帝謂府兵
與租庸調法相須安石則曰今義勇士軍士畜供役
既有虞給則無貧富皆可以入衛出戍雖無租庸調

法亦自可為第義勇皆良民當以禮義獎養今皆倒
置者以淫其手肯也教閱而糜費也使之運糧也三
者皆人所不樂若更毆之就敵使被殺戮尤人所憚
也馮京曰義勇亦有以挽強得試推恩者安石曰挽
強而力有不足則絕于進取是朝廷有推恩之濫初
非勸獎使人趨武事也今欲措置義勇皆當反此使
害在於不為義勇而利在於為義勇則俗可變而衆
技可成臣願擇鄉閭豪傑以為將校稍加獎拔則人
自悅服矧今募兵為宿衛及有積官至刺史以上者
於此與彼固無不可况不至如此費官祿已足使人

樂爲哉陛下誠能審擇近臣皆有政事之材則異時
可使分將此等軍矣今募兵出於無賴之人尚可爲
軍廟主則近臣以上豈不及此輩此乃先王之法社
稷之長計也帝以爲然時有欲以義勇代兵者曾公
亮以爲置義勇弓手漸可以省正兵安石曰誠然第
今江淮置新弓手適足以傷農富強亦論京西弓手
非便安石曰撥文教奮武衛先王所以待遠邇者固
不同今處置江淮與三邊事當有異帝又言節財用
安石對以減兵最急帝曰比度曆數減矣因舉河北
陝西兵數虛募兵太少又訓擇不精緩急或關事安

石則曰精訓練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習兵則兵可
省臣屢言河北營爲武人割據內抗朝廷外敵四鄰
亦有禁莽丹百兵何嘗外求而足今河北戶口蕃息
又舉天下財物奉之常若不足以當一面之敵其施
設乃不如武人割據時則三路事有當講畫者在專
用其民而已帝又言邊兵不足以守徒費衣糜然固
邊圉又不可悉減安石曰今更減兵卽誠無以待急
緩不減則費財困國無已時臣以謂儻不能理兵稍
復古制則中國無富強之理帝曰唐都長安府兵多
在關中則爲強本今都關東而府兵盛則京師反不

是待四方安石曰府兵在處可爲又可令入衛則不
患本不强韓絳呂公弼皆以入衛爲難文彥博曰如
曹諷人專爲盜賊豈宜使入衛安石曰曹漢人豈無
慮募皆募獵無賴之人尚不以爲虞義勇皆良民又
以物力戶爲將尉豈當復以爲可虞也陳升之欲令
義勇以禁戍近州安石曰陛下若欲去數百年募兵
之弊則宜果斷詳立法制令本末備具不然無補也
帝曰制而用之在法當預立條制以漸推行彥博等
又以爲土兵難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討
党項豈非府兵乎帝曰募兵專於戢守故可恃至民

兵則兵農之業相半可恃以戢守乎安石曰唐以前
未有募兵然亦可以戢守臣以謂募兵與民兵無異
顧所用將帥如何爾將帥非難求但人主能察見羣
臣情僞善駕御之則人材出而爲用不患無將帥有
將帥則不患民兵不爲用矣帝曰經遠之策必至什
伍其民費省而兵衆且與募兵相爲用矣安石對曰
欲公私財用不匱爲宗社長久計募兵之法誠當變
革帝曰密院以爲必有建中之變安石對曰陛下躬
行德義憂勤政事上下不蔽必無此理建中所以致
變德宗用盧杞之徒而踈陸贄其不亡者幸也時開

封豕保戶有質衣而買弓箭者帝恐其貧乏艱於出
備安石曰民貧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則法所弗去
也往者冬閏及巡檢番上唯就用官弓矢不知百
姓何故至於質衣也然自生民以來兵農爲一耒耜
以養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未有造耒耜
弓矢以給百姓者也然則雖使百姓置弓矢亦不爲
過第陛下優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聽民便爾且
府界素多羣盜攻劫殺掠一歲之間至二百火逐火
皆有賞錢備賞之人卽今保丁也方其備賞之時豈
無膏易衣服以納官賞者然人皆以謂賞錢宜出於

百姓夫出錢之多不足以止盜而保甲之能止盜其
効已見則雖令民出少錢以置器械未有損也帝曰
賞錢人所習慣則安之如自然不習慣則不能無怨
如河決壞民產民不怨決河以壞民產則怨矣帝嘗
批陳留縣所存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
須要弓箭縣吏督責無者有刑百姓買一弓至千五
百十箭至六七百當青黃不接之際貧下客丁安能
出辦又每一小保用民力築射埽又自辦錢糧起鋪
屋每保置鼓遇賊聲擊民居遠近不一甲家遭賊鼓
在乙家則無絲聲擊如此須人置一鼓費錢不少可

連指揮令止如元議團保覺察盜賊餘無得施行鄉
民既憂無錢買弓箭加以傳或徒之戍邊是以父子
乘首號泣者非虛也安石遂呈不行帝謂安石保甲
誠有斬指者此事宜緩而密安石曰日力可惜帝曰
然亦不可遽恐却沮事安石曰此事自不敢不密權
知開封府韓維等言諸縣團結保甲鄉民驚擾祥符
等縣已非其餘縣乞候農閒排定時府界諸縣鄉民
或自殘傷以避團結安石辨說甚力時曾孝寬爲府
界提點校募告捕扇惑保甲者雖甚嚴有匿名書封
丘郭門者於是詔重賞捕之安石曰乃者保甲人得

其願上番狀然後使之宜於人情無所警疑且今居
藏盜賊及爲盜賊之人固不便新法陛下親長社一
縣捕獲府界劇賊爲保甲迫逐出外者至三十人此
曹旣不容京畿又見捕於輔郡其計無聊專務扇惑
比聞爲首扇惑者已就捕然至京師亦止有二十許
人以十七縣十數萬家而被扇惑者才二十許人不
可謂多自古作事未有不以勢率衆而能令上下如
一者今聯十數萬人爲保甲又待其應募乃使之番
上此乃以陛下矜恤之至令保甲番上捕盜若任其
自去來卽孰肯聽命若以法驅之又非人所願且爲

天下者如止欲任民情所願而已則何必立君而為之張官置吏也今精保甲宜先遣官諭上旨後以法推行之帝曰然一日帝謂安石曰曾孝寬言民有斬指誨保甲者安石曰此事得於蔡駟趙子幾使駟駟問乃民因斷木誤斬指參證者數人大抵保甲法上自註政大臣中則兩制下則盡賊及停藏之人皆所不欲然臣召鄉人問之皆以為便則雖有斬指以避丁者不皆然也况保甲非特除盜因可漸習為兵既人皆能射又為旗技變其耳目且約以免稅上番代巡檢兵又自正長而上能捕賊者獎之以官則人

競勸然後使與募兵相參則可以銷募兵驕志且省財費此宗社長久之計帝謂什伍百姓如保甲恐難成不如便團結成指揮以使臣管轄安石曰陛下誠能果斷不恤人言即雖團結指揮亦無所妨然指揮是虛名五百人為一保緩急可喚集雖不名為指揮與指揮使無異乃是實事幸不至大急即免令人駭接而事集為上策帝遂變三路義勇如府畿保甲法馮京曰義勇以有指揮使指揮使即其鄉里豪傑今復作保甲令何人為大保長安石曰古者民居則為鄉五家為比比有長及用兵即五人為伍伍有伍

司馬二十五家爲閭閻有閭胥二十五人爲兩兩有兩司馬兩司馬卽閭胥伍司馬卽比長第隨事異名而已此乃三代六鄉六軍之遺法其法見於書自夏以來至周不改秦雖決裂阡陌然什伍之尚如古制此所以兵衆而強也征伐唯府兵爲近之今舍已然之成憲而乃守五代亂亡之餘法其不足以致安強無疑然人皆恬然不以因循爲可憂者所見淺近也安石又奏義勇須三丁以上請如府界兩丁以上盡籍之三丁卽出成誘以厚利而兩丁卽止今於巡檢上番如府界法大畧不過如此當遣人與經畧轉運

司及諸州長吏議之及訪木路民情所苦所欲因以寓法帝曰河東修義勇強壯法又令團集保甲如何安石對曰義勇須隱括丁數若因團集保甲卽一勅而兩業就今旣遣官隱括義勇又別遣官團結保甲卽分爲兩事恐民不能無擾或曰保甲不可代正軍上番否安石曰俟其習熟然後上番然東兵技藝亦弗能優於義勇保甲臣觀廣勇虎翼兵固然今爲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頑猾不能自振之人爲農者皆朴方一心聽令之人則緩急莫如民兵可用馮京曰太祖征伐天下豈用農兵安石曰太祖時接五代百姓

困極豪傑多以從軍爲利今百姓安業樂生而軍中
不復有如嚮時拔起爲公侯者卽豪傑不復在軍而
應募者大抵皆偷情不能自振之人爾帝曰兵之強
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強安石曰世宗所收亦
皆天下亡命強梁之人文彥博曰以道佐人主者不
以兵強天下安石曰以兵強天下者非道也然有道
者固能柔能剛能弱能強方其能剛強必不至柔弱
張皇六師固先王之所尚也但不當專務兵強爾帝
卒從安石議帝曰保甲義勇糧之費當預爲之計
安石曰當減募兵之費以供之所供保甲之費緣養

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內募兵之數已減於舊強本之
勢未可悉減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既不須募兵
今京師募兵迭死停放一季乃數千但勿招填卽爲
可減然今廂軍既少禁兵亦不多臣願早訓練民兵
民兵成則募兵當減矣又爲上言今河北義勇雖十
八萬然所可喫慰者不過舊豪百數十人而已此府
兵之遺意也帝以爲然令議其法樞密院傳上旨以
府界保甲十日一番虛太促無以精武事其一月爲
一番安石奏曰今保甲十日一番計一年餘八月當
番若須一月卽番愈疏又昨與百姓約十日一番今

遽改命悉愈爲人扇惑宜俟其習熟徐議其更番且
今保甲闕藝入等勸獎至優人競私習不必上番然
後就學臣愚願以數年其藝非特勝義勇當必勝正
兵正兵技藝取應官法而已非若保甲人人有勸心
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知陳州司馬光上疏乞罷保
甲曰兵出民間練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邊出甲十
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閭民其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
不妨稼穡自兩司馬以上皆選賢士大夫爲之無侵
漁之患故卒乘輯睦助則有功今籍鄉村之民一丁
取一以爲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戰陣是農民半爲兵

也三四年來又令河北河東陝西置都教場無間四
時每五日一教特置使者比監司專切提舉州縣不
得闕讀每一丁教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長
以泥朔除草爲兵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
三路耕耘收穫稼穡之業幾盡廢也自_嘉開元以來
民兵法壞戍守戰攻盡募長征兵士民間何嘗習兵
國家承平百有餘年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一旦賦畝
之人皆戎服執兵奔驅田野者舊歎息以爲不祥事
既草創調發無法比戶騷擾不遺一家又巡檢指使
按行鄉村往來如織保正保長依倚弄權坐索供給

多責賂遺小不副意妄加鞭撻蠶食行伍不知紀極
中下之民聲家所有侵肌削骨無以供億愁苦困敝
靡所投訴流移四方穰屬盈路又朝廷時遣使者徧
行按閱所至竊設賞資糜費金帛以巨萬計此皆鞭
撻平民餘兩丈尺而歛之一且用之如糞土而鄉村
之民但苦勞役不感恩澤農民之勞既如彼國家之
費又如此終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盜賊衛鄉里則何
必如此之多使之戍邊境事征伐則彼遠方之民以
騎射爲業以攻戰爲俗自幼及長更無他務中國之
民大半服田力穡雖復授以兵械教之擊刺在教場

之中坐作進退有似嚴整必若使之與敵人相遇填
然鼓之鳴鏑始交其奔北潰敗可以前料決無疑也
豈不誤國事乎又悉罷三路巡檢下兵士及諸縣守
手皆易以保甲主簿兼縣尉但主草市以裏其鄉村
盜賊悉委巡檢兼掌巡按保甲教閱朝夕奔走猶恐
不辦何暇逐捕盜賊哉又保甲中往往有自爲盜者
亦有乘保馬行者然則設保甲保馬本以除盜乃更
資盜也自教閱保甲以來河東陝西京西盜賊已多
至敢白晝公行入縣鎮殺官吏官軍追討經歷歲月
終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饑而盜賊猖熾已如此萬

一遇數千里之蝗旱而失業饑寒武藝成就之人所
在蜂起以應之其為國家之患可勝言哉此非小事
不可以忽夫奪其衣食使無以為生是驅民為盜也
使比屋習戰勸以官賞是教民為盜也又撤去捕盜
之人是縱民為盜也謀國如此果為利乎害乎且向
者干進之士說先帝以征伐開拓之策故立保甲戶
馬保甲等法近者登極赦書有云應緣邊州軍仰逐
處長吏并巡檢使臣給轄兵士及邊上人戶不得侵
擾外界務要靜守疆場勿令騷擾此蓋聖意欲惠綏
殊方休息生民中外之人孰不歸戴然則保甲戶馬

復何所用哉今雖罷戶馬寬保馬而保甲猶存者蓋
未有以其利害之詳奏聞者也臣愚以為悉罷保甲
使歸農召提舉官還朝量逐縣戶口每五十戶置弓
手一人畧依緣邊弓箭手法許蔭本戶田二頃悉免
其稅役除出賊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賊給
賞若獲賊數多及能獲強惡賊人者各隨功大小遷
補職級或補班行務在優假弓手使人勸募然後募
本縣鄉村戶有勇力武藝者投充計即今保甲中有
勇力武藝者必多願應募若一人缺額有二人以上
爭投者即委本縣令尉選武藝高強者充或武藝柔

州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
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
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後
六日光再上奏極其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
依樞密院已得指揮保馬別議立法九月監察御史
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
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
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
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飾過
而巧辭強辯以欺惑聖聰將至深之病畧不更張以
韓維侍讀呂公著欲復上前奏先自進呈乞罷團教

詔府界三路保甲自來年正月以後並罷團教仍依
舊每歲農隙赴縣教閱一月其差官置場排備軍器
教閱法式番次按賞費用令樞密院三省同立法後
六日光再上奏極其懇切蔡確等執奏不行詔保甲
依樞密院已得指揮保馬別議立法九月監察御史
王巖叟言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湯火未必皆法
之弊蓋由提舉一司上下官吏逼之使然而近日指
揮雖令冬教然尚存官司則所以爲保甲之害者十
分之六七猶在陛下所不知也此皆奸邪遂非飾過
而巧辭強辯以欺惑聖聰將至深之病畧不更張以

應副陛下聖意而已非至誠爲國家去大害復大利
以便百姓爲太平長久之計者也此忠義之良心所
以猶抑奸邪之素計所以尚存天下之識者皆言陛
下不絕害源百姓無由樂生不屏羣邪太平終是難
致臣願陛下奮然獨斷如聽政之初行數事則天下
之大體無虧陛下高枕而時矣十月詔提舉府界三
路保甲官並罷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點司兼領所
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詔逐縣監教官並罷委令佐
監教十一月叢叟言保甲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
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詔蠲疾病汰小弱釋第五等

之田不及二十畝者省一月之六教而爲三月之併
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尚存其惠終在今以臣之所見
者爲陛下言不敢隱其實以欺朝廷亦不敢飾其事
以罔成法夫朝廷知教民以爲兵而不知教之大奇
而民不能堪知別爲一司以總之而不知擾之太煩
而民以生怨教之欲以爲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則恐
一日用之有不能如吾意者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
教法之難不足以爲苦而羈縻之虐有甚焉羈縻不
足以爲苦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爲苦而
誅求之無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罷方斡方營而去

此竊摩之所以爲苦也其教也保長得善之保正又
督之巡檢之指使與巡檢者又交撻之提舉司之指
使與提舉司之幹當公事者又互鞭之提舉之官長
又鞭之一有逃避縣令又鞭之人無聊生恨不得死
此鞭督之所以爲苦也創稅市中買子條蕭添弦換
包指治鞭響涼捆畫象法造隊牌綺架僮椅卓圍典
紙墨看定人在直均菜緝納措粒之類其名百出不
可勝數故父老之諺曰兒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場非
虛語也都訓兩保正大小兩保長平居於家婦媼喪
葬之間遺秋成夏熟絲麻穀麥之要求過於城市飲

食之責望此迫於勢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卽
以藝不如法爲名而撻辱之無所不至又所謂巡檢
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食而冒法不顧後禍有踰於
保正保長者此誅求之所以爲甚苦也又有逐養子
出贅婿再嫁其母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斷
其指炙其肌膚以自殘廢而求免者有盡室以逃而
不歸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則
法當督其家出賞錢十千以募之使其家有所出當
未至於逃至於逃則其困窮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
以得故每縣常有數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訴

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聖知之當何如也又保丁之外平民凡有一馬皆令借供逐場教騎終日馳驟往往餓羸以至於斃誰復敢言其或主家倘因他出一誤借供遂有追呼督責之害或因官遮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別有抑令還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馬為禍此皆提舉官吏倚法以生事為百姓之擾者也竊惟古者未嘗不教民以識而不問其有此者因人之情以為法也夫緣情以推法則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則愈嚴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愚竊則持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

也臣觀保甲一司上下官吏無毫髮愛百姓意故百姓視其官司不啻虎狼積憤衙人人人所同此者保丁執指使逐巡檢攻提舉司幹當官大獄相繼今猶未已雖民之愚顧豈忘父母妻子之愛而喜為犯上之惡以取禍哉蓋激之至於此極爾激之至深安知其發有不甚於此者情狀如此不可不先事而慮以保大體而圖安靜夫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先王之通制也一月之間併教三日不若一歲之中併教一月農事既畢無他用心人自安於講武而無憾遂可罷提舉司廢逐教官一以隸州縣而俾逐路安撫司總

之每俟冬教於城下一邑分兩番當一月起教則與
正長論階級罷教則與正長不相誰何庶使百姓得
以優游治生無終年遁逃之苦無侵漁苛虐之患無
幸陵犯上之惡矣且武事不廢威聲亦全豈不易而
有功哉惟陛下深計遠慮斷在必行以省多事以爲
生靈安樂之惠以爲國家安靜之福又乞罷三路提
舉保甲錢糧司及罷提舉教閱及每歲分保甲爲兩
番於十一月十二兩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
京師遣官視教止令交撫司差那使臣爲便並從之
元祐元年正月樞密院言府界三路保甲乞罷圍教

其教圍器械悉上送官仍立禁約圍二月詔河北河
東西路永興秦鳳等路提點刑獄兼舉保甲並依
提刑司例各爲一司三月王巖叟劾欲詔劉定姦賊
狀御史孫升亦言劉定上被章惇之姦黨下附狄詔
之庸材大肆憑陵公行恐喝其定獲鹿之變起於後
澶滑之盜作於前願早正其罪於是諸定皆罷與在
外官觀于一月詔府界三路保甲人戶五等已下地
土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從殿中侍御
史呂陶之請也

論元祐罷保甲不得其道

馬端臨

按籍民爲兵古法也雖唐府兵猶今憲寧之保甲則無益而有害言其無益者則曰田畝之民不習戰鬪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則曰貪汙之吏並緣漁獵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諳者可以教練而能而吏之爲姦者則難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祐諸賢議更化而必首欲罷此者以其屬民也今觀呂陶之言以爲民之貧富不係丁之多少而教與不教有幸與不幸遂令人戶五等以下地上不及二十畝者雖三丁以上並免教然則豈貧不堪爲兵獨富者堪爲兵乎蓋所取必五等以上與田及二十畝者非取其堪爲

兵也特以其稍有資力堪充汙吏之誅求耳蓋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慘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雖良法保甲雖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祐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盡去知保甲之當罷而地釋五等之田不及二十畝者是猶終兄臂而論以徐日攘雞而易以月法既不能盡革而又不能積棄斥絕其奉法之人則始少加未減裁量以殺其毒以紓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爲經武強兵之圖不亦背乎

逃亡併省議附雜議四條

宋志 卷四

逃亡之法國初以來各有增損熙寧五年詔禁軍奉

錢至五百而亡滿七日者斬舊制三日者死初執政
議更法請滿十日帝曰臨陣而亡過十日而首得不
長姦乎安石曰臨陣而亡法不計日卽入斬刑今當
云在軍與所亡滿三日者斬安石曰沿邊有非軍與之
請沿邊而亡滿三日者斬安石曰沿邊有非軍與之
所不可一筭坐以重刑本立重法以禁避寇賊及軍
典而已帝曰然文彥博固言軍法臣等所當總領不
輕改如前代銷兵乃生變安石曰前代如杜元穎等
銷兵乃其措置失當非兵不可銷也且當蕭倪時天
下兵至多民力不給安得不減方幽州以朱克融等

送京師請毋遣克融還幽州燭黎爲亂而朝廷乃令
克融等飄泊京師久之不調復遣歸北克融所以復
亂亦何預銷兵事彥博曰國初禁軍逃亡滿一日者
斬仁宗改滿三日當時議者已慮壞軍法安石曰仁
宗改法以來活人命至多然於軍人逃亡比舊不聞
加多仁宗改法不爲不善帝乃詔增爲七日至若省
併之法凡軍各有營營各有額皇祐間馬軍以四百
步軍以五百人爲一營承平旣久額存而兵闕馬一
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很多
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遁遷如額不少損帝患之熙寧

二年始議併廢陝西馬步軍營三百二十七併爲二百七十馬軍額以三百人步軍以四百人其後凡撥併者馬步軍營五百四十五併爲三百五十五而京師府界諸路及廂軍皆會總騎零各足其常額凡併營先爲繕新其居室給遷徒費軍校員溢則以補他軍闕或隨所併兵入各指揮使依職次高下同領帝嘗謂輔臣曰天下財用朝廷稍加意則所省不可勝計迺者銷併軍營計減軍校十將以下三千餘人除二節賜予及博從糜給外計一歲所省爲錢四十五萬緡米四十萬石緡絹二十萬匹布三萬疋馬棊二

百萬庶事若此邦財其可勝用哉初議併營大臣皆以兵驕已久遽併之必召亂不可帝不聽獨王安石贊決之時蘇軾言曰近者併軍蒐卒之令倅然輕發甚於前日矣雖陛下不恤人言持之益堅而勢窮事極終必不變他日雖有良法美政陛下能復自信乎樞密使文彥博曰近多更張人情洶洶非一安石曰事合更張豈彈此輩紛紛耶帝用安石言卒併營之自熙寧以至元豐歲有併廢○西華知付隨高開都裝以自給可密體量振恤之○西華知付隨高開都極密至有未飽而探甲者此最爲大變而自來將帥不暇言振恤士卒恐成姑息以致兵驕臣愚以爲視士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愛而不能令營如驕子

相謂如此恐內外相傾成俗且往年軍器監檢察內
臣指別等語由此此等語內臣校按軍器監又知
兼日相傾無已帝曰此系累說事官監事若不較見
事實中外便以爲虛小臣謂德令今得實行法所
以明曲直地安石曰試當如此若每事分則曲直明
其倫矣使功罪不較則天下之治久矣王韶曰軍器
監事不須比較帝曰事不比較無由見枉直安石曰
朝廷治事當效直而已其後安石卒以解口解帝之
疑而軍器監預免庶界之罪

徵宋前後募兵

召募之制起於府衛之廢而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
命者梁祖令諸軍悉斲面爲字以識軍號是爲長征
之兵方其募時先度人材次閱走躍試瞻視然後黥
而賜以緡袋衣服而隸諸籍宋初因之或募士人就

所在固立或取營伍子弟聽從本軍或募僦民以補
本城或以有罪配隸給役取之雖非一塗而僥倖者
遷禁衛短弱者爲廂軍制以隊伍束以法令當其無
事時雖不無爵賞衣廩之費一有征討則以之立戰
關給漕輓而天下犢悍失職之徒皆爲良民之衛夫
初太祖揀軍中強勇者號兵樣分送諸道令如樣招
募後更爲木梳天聖元年詔募兵刺指揮二字家屬
給口糧兵官代還以所募多寡爲賞罰於是遠方僥
勇失業之民悉有所歸紹聖四年熙河蘭岷路都總
管提點熙河蘭岷等路漢蕃弓箭手司言蘭州金城

關欲招置步軍保捷四指揮馬軍蕃落一指揮從之詔陝西路添置蕃落軍十指揮各以五百人為額於永興軍河中鳳翔同華州各置兩指揮並隸住營州軍將下統制訓練委逐路所屬都總管同選官招人初三省密院欲以牧地募民牧養馬爰而未募曾布以前不若增騎兵為簡便兼土兵乃勁兵又諸路出戍者已竭及此議衆翕然皆以為允帝亦樂從之蓋收租見存者七百萬歲額一百七十萬而十指揮之費二十五萬而已故可與募人養馬之法兼行也徽宗崇寧四年熙河蘭湟路轉運使洪中孚自河東

入觀帝問崇威崇統新兵教閱就緒否中孚曰教閱易事也臣不知藝祖取天下之兵與神考所分將兵曾無減損若未嘗減損似不須增益兵費簡練不費多今遽增二軍所費至廣臣不知獻議者於經費之外別有措置或只仰給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議增兵未嘗議費可即罷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復安於南敵今一旦罷遣羸者聚而為盜弱者轉徙則重朝廷憂不若使填諸營闕無聞聽於額外收管不一二年盡矣帝稱善宣和四年臣僚言竊聞道路河海相怖云諸軍捉人剽掠以補闕額率數人騾一壯夫且曳

且賊百姓叫呼或鬻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會
忽進門大索但長身少年牽之而去云充軍致賣蔬
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建奴諱皆避藏恐懼事
驟見聞今國家開服必欲招填禁禁當明示法令費
以全帛指財百萬則十萬人應募矣提人於途實虧
國體流聞四方傳播遠邇殊為未便伏望亟行禁止
以彈疑畏時寶蘇宮道士張繼澄因往衛氏亦被刺
涅事聞于詔幾刑司根治狄宗即位詔守今蘇州縣
鄉村上豪為隊長各自募其親讖鄉里以行及五十
人以上先與進義副尉三百人以上與承信郎募文

武官習武勇者為統領行日所發州軍授以器甲人
給糧半月地里遠者所至州縣接續批之京畿輔郡
兵馬制置使司言諸路召募敢勇効用每名先給錢
三千赴本司試驗給據訖支散銀絹激賞若監司知
通令佐弁應有官人能召到敢勇効用事藝高強及
二百人以上者乞轉與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監
司郡守州縣官以下應緣軍期事件稍有稽緩並依
軍法從之靖康間京城四壁共十萬人黃人黃旗滿
市時應募者多庸甸殊無關志閏十一月何鼎用王
健募奇兵雖操馭行乞之人亦皆應募倉卒未就紀

律奇兵亂賊王健殺使臣數十人內前大授王宗濬
斬梁黠數人乃定及出戰爲鐵騎所衝望風奔潰
焉于一且詔諸軍請勿蕃菜焚劫財物限十日齋賊
自首與免罪乃召募潰兵收管給口食焉

評魏公養兵議

羅大經 玉露

韓魏公曰養兵雖非古然亦自有利處議者但謂不
如漢唐調兵於民間不見杜青石壕吏一篇調兵於
民其弊乃如此後世既收拾強悍無賴者養之以爲
兵良民雖稅歛良厚而終身伴骨肉之樂父子兄弟
夫婦免生離死別之苦此豈小事魏公此論可謂至

當余觀梅聖俞寶元元間爲葉縣宰詔書令民三丁籍
一立校與長號弓箭手以備不虞田里騷然聖俞作
田家詩云誰道田家樂春稅秋未足里胥叩我門日
夕苦煎促盛夏流潦多白水高於屋水既害我菽蝗
又食我粟前月詔書來生齒復版錄三丁籍一壯惡
使操弓矚州符令又嚴老吏持鞭朴搜索稚與艾唯
存跛無目田闢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畝焉可事買
箭賣牛犢愁氣變久雨鎗空無粥自歎不能耕死
亡在遲速我聞誠所慚徒爾叨君祿却詠歸去來刈
薪向深谷又汝墳貧女云汝墳貧家女行哭音悽愴

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
督遣多稽留龍鍾去持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倚傍
適聞閭里歸問訊疑猶強果聞寒雨中僵死壞河上
窮質無以託橫尸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以當
捐膚呼蒼天生死將奈何觀此二詩與石壕吏等篇
何以異當是時乃太平極盛之時而一有籍民爲兵
之令便覺氣象與天寶相似乃知養兵之制實萬世
之仁而魏公之說不可易也然魏公既知籍民爲兵
之害矣而陝西義勇之制實出於公雖司馬溫公極
言其不便竟不爲止又何與前言相戾也

論募兵之非

馬端臨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惰則兵多而勃然以典
民叛則兵寡而怒焉以亡自三代以來皆然矣秦漢
始有募兵然猶與民兵參用也唐之中世始盡廢民
兵而爲募兵夫兵既盡出於召募於是兵與民始爲
二矣兵與民爲二於是兵之多寡不關於國之盛衰
國之存亡不關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數日多供養之
費日浩而敗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寶以來內外
皆募兵也外兵則藩鎮擅之內兵則中人擅之其勢
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儀李

光弼以節度之兵誅之朱泚僭亂而李晟潭城以神策之兵誅之及其衰也宦官則以內兵而劫制人主方鎮則以外兵而擅廣土地及朱溫舉兵內向盡夷中人廢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內揚行密錢鏐馬殷王建劉仁恭李茂貞之徒以卒伍竊據一方面而唐之士宰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則國擅於將將擅於兵卒伍所推則爲人主而國與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廢則爲獨夫而國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藝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內暨一再傳則兵愈多而國勢愈弱元昊小醜稱兵悖逆王族所加動輒

敗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師動數十萬然按河北則潰於河北援京城則潰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業偏安於江左建炎紹興之間騎兵潰卒布滿東南聚爲大盜攻陷城邑荼毒生靈行都數百里外率爲寇賊之淵藪而所謂寇賊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禦敵之兵也張韓劉岳之徒以輔佐中興論功行賞視前代衛霍褒鄂曾無少異然究其黜庸亦多是削平內寇撫定東南耳一遇女真非敗則遁縱有小勝不能補過而卒不免用屈已講和之下策以成晏安江

卷之百六
七
汜之計及其末也夏貴之於漢口賈似道之於魯港
皆以數十萬之衆不戰自潰於是賈降劾用者非民
也皆宋之將也先馳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
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國愈危民未叛而國
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猶手足也國猶身也手足強壯
則身存手足枯槁則身廢兵多則國存兵少則國亡
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雖多強悍而不爲用猶
病狂易之人奮拳舉爪自陷其膚自屠其腸以至於
殞身也宋兵雖多劣弱而不可用猶病癘瘵之人恣
其得拳以養擁腫之四肢脛如腰指如股而病與之

俱增以至於殞身也然則所以覆其國者乃兵也所
以斃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爲兵其法不過
因其戶田之可賦者賦之年齒之可任者任之民固
不容於倖免而亦不可以濫入司馬法曰使智使勇
使貪使愚蓋言戶盡爲兵則君子小人賢與不肖俱
出其間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擇其願應募者而所
謂願應募者非游手無藉之徒則負罪亡命之輩耳
良民不爲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蓋言
其賤而可羞然則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
兵所以耗國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則國之所存者幸

也紀綱尚立威令尚行則猶能擊之以親其上死其
長否則潰敗四出反爲生民之禍而國祚隨之矣可
勝慨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六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NAN T.C.C.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分館



新刊唐荆川先生釋編卷之一百十七

後學吳興茅一桂校

兵四

宋邊兵議

詳河朔守備

程琳

吳璘

程琳使來議關南地朝廷經制河北武備議者欲增

兵屯程琳自大名府徙安撫陝西上言曰河朔地方

數千里連城三十六民物繁庶川原坦平自景德以

前邊數有警官軍雖衆罕有成功蓋定州真定府高

陽關三路之兵形勢不按召發之際交錯非便兄建

全魏以制北方而兵隸定州真定府路其勢倒置請



以河朔兵爲四路以鎮定十州軍爲一路合兵十萬人高陽關十一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滄霸七州軍爲一路合兵四萬人北京九州軍爲一路合兵八萬人其駐泊鈴轄都監各掌訓練使士卒習聞主將號令急緩即成部分天子下其章制大名府夏竦奏鎮定三路當內外之衝萬一有警各籍重兵控守要害迭爲應援若合爲一則兵柄太重戒之則不足以備敵又滄州又隸高陽關道里頗近瀕海斥鹵地形沮洳東北三百里野無民居非賊踪徑萬有一警可決漳御河東垂壁定隔越賊兵未易奔衝不必別建

一路惟北京爲河朔根本宜宿重兵控扼大河南北內則屏蔽王畿外則聲援諸路請以大名府澶懷衛濱棣德博州通利軍建爲北京路四路各置都總管副都總管一人鈴轄二人都監四人平時祇以河北安撫使總制諸路有警即北京置四路行營都總管擇嘗府重臣爲之議未決竦入爲樞密使賈昌朝判大名府復命規度昌朝請如竦議惟保州沿邊巡檢并雄霸滄州界河二司兵馬國初以來拓邊最號強勁今未有所隸請立沿邊巡界司隸定州路界河司隸高陽關路於是下詔分河北兵爲四路北京

直隸衛德博濱棣乾寧州通利保順軍合為大名府
路瀛莫雄霸貝冀滄州永靜乾寧保定信安軍合為
高陽關路鎮刑沼相趙磁州合為真定府路保深祁
州北平廣信甘肅順安永寧寧合為定州路凡兵屯
將領悉如其議督瑞謂真勢大分請合定州真定府
為一高陽關大名府為一朝廷以更新軍道不報熙
寧初掌輿籍臣論河北守備韓絳等曰漢唐重兵皆
在京師其邊戍裁是守備而已故邊無橫費強本弱
末其勢亦順關元後有事四夷權臣皆節制一方重
兵在西其天寶之亂由京師空虛賦臣得以肆志也

帝曰邊上老人亦謂今之邊兵過於昔時其勢如倒
植浮國厭亦每以此為念也五年詔徙河州軍馬駐
熙州熙州軍馬駐通遠軍退召易集可者極邊軍儲
帝嘗曰窮吾國用者冗兵也其議徙軍於內郡以弓
箭手代之莫省邊費

邊防利害議

鄭俊 保叔之
張康國

熙寧三年熙河路都轉運使鄭俊奉詔相度措置熙
河強邊防利害僅奏朝廷給田養漢蕃弓箭手本以
藩扞邊而使領慮家產人自為力今拓境益遠熙蔡
漢蕃弓箭手乃在腹裏理合移出然人情重遷乞其

家選一丁官給口糧國成耕夫使佃官莊遇成熟日除糧種外半入官半給耕夫候稻成次第聽其所便從之五年趙挺之言遼郡之復歲費朝廷供億一千五百餘萬鄭樞初建官莊之議朝廷令會計其歲入此五莊之入乃能支一莊之費蓋遼渾乃蕃之二小國遼州謂之遼川郡州謂之青唐與河南本為三國其地瀕河多沃壤昔三國分據時民之供輸於國厚而又每歲各有酋長以統領之皆不食贍足取於所屬之民自朝廷收復以來名為使蕃民各占舊地以居以實屬吏職關後為富遂所存無幾今兵將官帥

臣知州多召閭民以居令貧者或受金乃與之地又私取其羊馬驘畜然無一毫租賦供官若以昔輸於三國者百分之一入於縣官即遼州資費有餘矣帝深然之翌日知樞密院張康國入見力言不可使新民出租恐致擾動衆情且言蕃民既刺手背為兵安可更出租賦帝因宣諭新民不可推動兼已令多程令箭手夾挺之奏弓箭手官給以地而不出租此中國法也若蕃兵則有舊俗既輸納供億之物出戰又人皆為兵非弓箭手之比今朝廷所費不貲經營數年得此西蕃之地若無一毫之入而官吏戍卒備餉

之費皆出於朝廷何計之拙也帝曰已令姚雄經畫時累詔令雄括空閑地召人耕墾出課故深以挺之所奏爲然從之又云鄯澤之復羌人屢叛漢指羅撒走降夏國夏國納之時時寇邊莫不解嚴而饋運極艱和糧入粟鄯州以銀石價至七十貫溫州五十餘貫蓋倉場利於客人入中乞取而官吏利於請給斛十中官獲利百倍人人皆富是以上下相蒙而爲朝正之害

論土兵之利

何常

政和三年秦鳳路經畧安撫使何常奏自古行師用兵或騎或步率因地形兵法曰善兵惟勦馬奔衝漢

兵惟強弩犄角蓋蕃長於馬漢長於弩也今則不然西賊有山間部落謂之跋跋子者上下山坡出入豁淵最能踰高越遠輕足善走有平夏騎兵謂之鐵鷄子者百里而走千里而期最能倏往忽來若電擊雲兼每於平原馳騁之處遇敵則多用鐵鷄子以爲衝爲擊刺掩襲之用此西人步騎之長也我諸路並塞之民皆是弓箭手地分平居以田獵騎射爲能緩急以追逐馳騁相尚又沿邊土兵嘗於山川慣於馳驟關東戍卒多是硬弩手及標牌手不惟打賊勁矢亦

可使賊馬驚潰此中國步騎之利也至道中王超丁
罕等討繼遷是時馬上用弩遇賊則萬弩齊發賊不
能措手足而遁又元豐間劉昌祚等趨靈州賊衆守
隘官軍不能進於是用牌子為先鋒賊下馬臨官軍
其勢甚盛昌祚等乃以牌子踢跳閃爍振以響環賊
馬驚潰若遇賊於山林險隘之處先以牌子杆賊文
以勁弓強弩與神臂弓射賊先鋒則矢不虛發而皆
穿心達臆突或遇賊於平原曠野之間則馬上用弩
橫射可以一發而盡竊兼牌子與馬上用弩皆已試
之效不可不講前所謂勁馬奔衝強弩倚角其利兩

得之而賊之步履子與鐵鷄子皆不足破也又步兵
之中必先擇其魁健材力之卒皆用斬馬刀別以一
將統之如唐李嗣業用百刃法遇鐵鷄子衝突或掠
我陣脚或踐踏我步人則用斬馬刀以進是取勝之
一奇也

論沿邊守禦

葉適

新史叙群盜亡唐其一因王處存定京師悲唐室屏
翰皆為朱溫剪覆甚於夷狄荆舒之害其二謂王重
榮似霸而非其三惜揚行密無霸材不能提兵為四
方倡以典王室其四鄙高仁厚田頌朱延壽材不足

為吳蜀之老夫唐自天寶失馭無故底分為藩鎮夷虜盜賊據天下要會百餘年禍日深內有中官為直根廢立生殺出其手至於驕卒饑民相扇四起壞於黃巢秦宗權極於朱溫李克用裨劫特剽條敗忽成隨所建置而得將相坐待滅盡豈有救法尚欲責重李衍密桓文之功而以管仲狄儼望其下耶歷觀前世周晉以諸侯王漢以外戚宦豎秦及隋唐以盜賊其勢已成雖聖賢復出無益之空談猶不能容口而况為之者欲措乎哉已往之事不足追議本朝立國幸無前世之患獨有夷狄對立須為服弱使弱而當

安甘於屈服何所計惜然當真宗仁宗太平盛時已不敢保有中原至靖康果失之自建炎以後所願保有者江淮吳蜀而已然兀朮一渡江則江東西兩浙皆震蕩幾不可立中間凌突淮漢聲言渡江縱橫破碎難於補葺者凡數四焉夫極盛不免衰殺之形已安常有覆亡之懼所恃者惟有納賂請和堅守不肯約耳况舊虜垂亡與新虜並行人事草創和成未好直指江淮所在城戍望風奔遁我雖無虐政惡德可以召亡而虜威所加自然有土崩瓦解之勢然則安樂無虞引日玩歲而領堦常臨於目前未知執事者

何以救之是其證難與前世不同而同歸於亡則有甚矣故余素論常欲於沿邊作家計壯固藩堵以保堂奧之安且漢淮沃壤形勝控扼直以並塞視為棄物今若取淮五十里開其室廬時其耕稼什伍而用之虜來必界於垣墉之上長戟勁弩持滿以待則自此以南人情恬然善財憂起無朝夕之憂矣此今日救法百年之利也或曰自古未有沿邊二千餘里糜費數千億萬八千而守其地者足之拙者然不思今日其有費數千萬億為無益之用歲歲無窮未嘗敢一毫胡損而獨此之吝何哉又請以一家學之

夫富者多積厚藏廣宅美室聚子孫而居何嘗不高培垣實僮僕備守不使強隣暴客輕輒窺伺而後得安者天不與一家何其盡沿邊道里費數千億萬尺寸備守乃事理當然安有租稅空洞示人以室家之好皇皇於內而反不及汲於外者歟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不然以堯舜文武所傳之衣冠禮樂道德仁義將一舉而棄之吾不知所稅駕矣

論河朔沿邊宜用土兵

蘇軾

臣切見北邊又和河朔無事沿邊諸郡軍政少弛將騎卒惰緩急恐不可用武藝軍家皆不達陝西河東

遠甚雖據即日邊防事勢三五年間必無寧息然居
安慮危有國之常備事不素講難以應變臣觀祖宗
以來沿邊要害屯聚重兵正以壯國威而消敵謀蓋
所謂先聲後實形格勢禁之道耳若進取深入交鋒
兩陣猶常雜用禁森至於平日保境備禦小寇即須
專用極邊上人此古今不易之論也曷錡與漢文帝
畫備邊策不過二事其一曰徙遠方以實空虛其二
曰制邊縣以備敵國寶元慶曆中趙元昊反屯兵四
十餘萬招刺宜穀保捷二十五萬人皆不得其用卒
無成功范仲淹劉滄仲世衡等務整緝蕃漢熟戶考

簡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礪其人者非一道藩籬既成
賊來無所得故元昊復臣今河朔西路被邊州軍自
澶瀾講和以來百姓自相團結為弓箭社不論家業
高下戶出一人又自相推擇家資武藝衆所服者為
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帶弓而鉤佩劍而雉出入
山坂飲食長技與敵國同私立賞罰嚴於官府分番
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比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
番人皆有重罰遇其警急擊鼓頌刻可致千人器甲
鞍馬常若寇至蓋親戚墳墓所在人自為戰敵深畏
之先朝名臣諱定州者韓琦龐籍皆加意捐循其人

以爲木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損其約束賞罰應寧
六年行保甲法強壯弓箭社並行廢罷熙寧七年應
兩地供輸人戶除元有弓箭社強壯并義勇之類並
依舊存留外更不編排保甲右詳上件兩次聖旨除
兩地供輸村分方許依舊置弓箭社其餘並合廢罷
雖有上件指揮公私相承元不應罷只是令弓箭社
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以至逐捕本界及他處賊
盜皆聽使弓箭社人戶用命捉殺見今州縣全藉此
等宵夜防拓灼見弓箭社實爲邊防要用其勢決不
可廢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遠呼勞費失業今雖

名目俱存責其實用不逮往日臣竊謂陝西河東方
箭千官給良田以備甲馬今河朔沿邊弓箭皆是人
戶祖業田產官無絲毫之損而稍舉捍邊器甲鞍馬
與陝西河東無異苦樂相遠未盡其宜近日霸州文
安縣及真定府北砦皆有吐賊驚劫人戶捕盜官吏
拱手相視無如之何以驗禁軍弓箭皆不得力向使
州縣逐處皆有弓箭往人戶致命盡力則吐賊豈敢
輕犯邊砦如入無人之境臣已戒飭本路將吏申嚴
賞罰加意招徠其人輒復拾用屢籍舊奏約東稍加
增損別立條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賜優異明設賞罰

以不懲勦今已密切取會到本路極邊定保兩州安肅廣信順安三軍邊面七縣一砦內管自來團結弓箭社五百八十八社六百五十一火共計三萬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將吏常加推循使三萬餘人分番晝夜巡邏盜邊小寇來即擒獲不至埋伏以生賊心而事皆循舊無所改作敵不疑畏無由生事有利無害較然可見

論邊戶不可倚為正兵

范仲淹

慶曆二年知青澗城仲世衛奏募蕃兵五千濕右千虎口為忠勇字隸折馬山族言者因請募熟戶給以

禁軍廩賜使戍邊悉罷正兵下四路安撫使議環慶路范仲淹言熟戶戀土田護老弱牛羊遇賊力戰可以蕃蔽漢戶而不可倚為正兵大率蕃情點許畏強凌弱常有以制之則服從可用如倚為正兵必至驕蹇又今蕃部都虞候至副兵馬使奉錢止七百悉無承應若長行連得禁兵奉給則蕃官必生微望况歲罕見敵何用長與廩給且錢入熟戶蕃部資市羊馬青鹽轉入河西亦非策也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為便議遂格

論用西邊蕃兵

王安石

六年帝謂輔臣曰洮西香子城之戰官軍貪功有新
巴龜角部蕃兵以數級者人極嗟憤昔李靖分漢蕃
兵各為一隊無用衆於紛亂王安石進曰李靖非素
捐節蕃者也故其教兵當如此今黑河蕃部皆為我
用則當稍以漢法治之使久而與漢兵如一武王用
微盧彭濮人但為一法今宜令蕃兵稍與漢同與蕃
賊與必先解用其豪傑漸以化之此用夏變夷之術
也帝乃詔王部議其法帝曰岷河蕃部族帳甚衆僅
撫御成得其用可以坐制而夏亦所謂以蠻夷攻蠻
夷者也陝西極塞備會合訓練為用兵之勢以備敵

人彼必隨而聚真以應我頻年如此自致困弊兵法
所謂伏能勞之者也安石對曰朝廷常先為不可勝
聚糧積財選兵而已新附之羌厚以資賞長其豪傑
賜之堅甲利兵以激其氣使人人皆有趨赴之志待
我體強力充鼓行而西將無不可者馮京王珪曰儻
如聖策多方以誤之彼既疲於懸集而我無攻取之
實久之必不我應因爾舉兵若蹈無人之境矣帝曰
此正吾人取吳之策也夫欲經營四夷宜無先於此
矣帝嘗謂蕃部未嘗用兵恐以虛名內附臨事不可
使安石對曰剛克柔克所用有宜王部以為先以恩

信結納其人，有強梗不服者，乃以殺伐加之。大抵蕃部之情視西夏與中國強弱為向背。若中國形勢強，附中國為利，即不殺伐，自當堅附。知蕃部之俗既宗貴種，又附強國，今用木征貴種等三人，又稍以恩信收蕃部，則中國形勢愈強，恐不殺伐而所附蕃部自可制使。帝以為然。是時王詔拓黑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餘萬口。安石奏曰：今以三十萬之衆漸推文法，當即變其夷俗。然蕃部所募勇，敢士九百餘人，耕田百頃，坊三十餘所。蕃部既得為漢，而其俗又賤土貴貨，漢人得以貨與蕃部，易田蕃人得貨而得所

欲而田，嘗擊貨殖通蕃漢為一，其勢易以調御。請令部如諸路，以錢借助收息，又捐百餘萬緡養馬於蕃部。且十五其人，獎勸以武藝，使其人民富足，士馬強盛，督而使之，則所向可以有功。今蕃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

論邊管事宜 黃州刑明之書 王安石

兩江溪峒，非獨為區堯之藩籬，寔二廣所恃以安者。也然而州峒無城壁，不足以守禦，道路散漫，不足以控扼。其有可勝之勢者，生齒三十餘萬，衆而已。以山川之險阻而生長於其間，又漸被聲教百年之久，豈

無可用之材然上之人未能固結其服心是以雖欲
自效大馬不可得也夫欲知外蠻之情莫如用兩江
州峒之民率兩江州峒之以莫如責兩江州峒之首
首今兩江州峒首首有材力足以服衆有計數足以
料事有勇足以赴功有惠足以使人有桀黠者有姦
詐者有寒實者上之人未必盡知之未必能用用
之未必能盡其才此所以熙寧中交賊長擊圍邕州
城凡四十餘日而兩江州峒之酋偃然坐視無一人
出力率衆以爲之援助者非條法之不嚴良由平日
不假之以事權所以上不能相及一旦緩急左江之

視右江田州之視東州無以異於胡人之視越人爾
爲爾而我爲我也大抵峒酋畜情豐足所以好名而
不甚嗜利可以賞勸難以威勝爲邑守者刑法苛察
則怨望必生禮貌高嚴則下情不達審其貨財則不
足以致其力器其功賞則不足以盡其心此其情不
可不知也若夫峒民則性氣愚弱而生事苟簡無懷
土之恩冬被鶴毛木棉以爲裘夏緝蕉竹麻苧以爲
衣團飯拘水終日磨飽屋不置甯不穿井不畜糧其
養生喪死之具悉完土以燕謂之地穴高險崖巖之
上各安巢穴一有寇至舉家以登矢石所不能及謂

之山寨爲邑守者少科率其力役寬禁約使之易避
厚勸賞使之樂趨則居處得以安事無得以精不然
則煩擾困苦不勝其弊去而之他州則入外界者有
之矣今兩江團結係籍丁壯十萬餘人左江如安平
州七源州思明州西平州籠州祿州古甌明羅徇州
武德兩右江如田州凍州兼州隆州忠州安德州則
皆得戰鬪人人可用外營管長之若其餘州則強
弱能否相半耳其酋首之家最得力者惟家奴及田
子甲也因攻打山塘有以半布博買有因嫁娶所得
生口皆以男女相配給田九畝學習武藝世爲賧隸

謂之家奴其選擇管內丁壯事藝精強之人與免諸
般科率工役則謂之田子甲又謂之馬前牌大州喇
有五百人其次不下三二百人皆其自衛之親兵也
大率人材輕勁善走耐辛苦以皮爲屐陟高涉深如
履平地遇有事宜倚山靠險乘間伺隙敵未易當若
施之平原曠野教以陣隊校之節制則非其所宜矣
所用器械則有桶子甲長鎗手標偏刀邊鏡牌山弩
竹箭梳榔木箭過敵則以標牌在前長鎗山弩夾以
蹠一於進前而不慮其旁後也交趾用兵亦多如此
箭羽以木葉而不施鐵塗之毒藥勿問久近臨用時

濟以薑汁發其藥刀兩江俱有毒藥而出吳峒者為最緊也田陳忠江等州產鐵蹄化順安州賦計貢綠等銅產銅棗州安平州產漆難得魚膠以生牛皮膠蒸細搗以製造兵器亦甚牢固東州所打滴刀諸蠻尤貴之以斬牛多寡定其價直連斬五牛而芒刃不鈍者其直亦五牛也又作蛾眉小刀男女老少皆佩之以防中藥箭則用此刀剗去膿肉得不死也

海防

考索

江淮手足也海口咽喉也京畿腹心也錢塘面徽浙江去淮有千里之遙涉海無半日之頃江淮固要津

守禦既備倉卒有警未足為腹心憂巨海梯航快風順水自海而入京畿不信宿而即擣吾腹矣視江淮之師雖列百萬各監守禦豈能應緩急之援今日海防之兵如許浦如定川雖有之然許浦之屯深入於長江之口僅可為長江之蔽定川之屯僻處於四明之海濱僅足為四明之備其於京畿海門勢甚遠遂若不相關萬一不虞則許浦至海門不超百里定川抵浙江往來亦三兩日何以相援耶今日之要害在浙則金山海門明州定海秀州海鹽是也在淮則通州抖角泰州石港建康土山江乘是也

海門秀州金山為江浙海門之要衝逆亮所謂夜半
過海門山未明抵我京師者指此

定海虜舟由海北岸來則至明州定海

海鹽虜舟由海南岸來則至秀州海鹽

上山江乘建康上元縣東南三十里有土山西北十

七里有江乘蔡謨備石季龍處

料角石港沈與末謂水勢湍急海舟至此必得沙上

水手方能轉入者指此

蔡謨備石季龍晉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艘沿海

諸縣朝廷以為憂蔡謨遣徐元擊守中州并設募取

季龍舟船是時謨統七千人所戍東止土山江乘鎮
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堽十餘處蓋能謀出
海道口趨建康如土山江乘此其要津也

順浩言避寇不如禦寇宋朝建炎四年虜退呂順浩
言朝廷集海舟于四明必為避寇之備夫避寇固當
預辨禦寇之計尤不可緩

防海委沿江太尉言者論防海利害莫若委之沿海
太尉及民社兵太抵海舟不能齊一來集而繫之必
可成功詔從之

沈與求備海紹興二年逆豫於京東造舟沈與求言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海道當防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賊舟得至向頭則已入吾腹心之地矣如通州料角泰州石港水勢滿險海舟至此必得沙上水手方能轉入倘於此為備盡拘水手則虜亦烏能衝突望爾謀早定詔付順浩

仇愈為沿海制置先是創沿海制置使以集撫仇愈為之建司於浙西呂瀾浩言近創此司最為得策然虜舟從海東來有二道一自海北岸來至明之定海一自南岸來至秀之海鹽萬一有警遠不能及乞令愈軍管浙西別命人管浙東從之

張浚條海道利害十年福建安撫張浚條海道利害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汪澈論備海道三十一條澈言嚴備海道以遏其牽制

李寶駐江陰命浙西總管李寶駐江陰以防海道李寶海州之捷七月逆亮遣蘇保衛統水兵由海道將趨二浙鄭家奴副之寶遣子公佐同將官邊士寧潛入虜境伺動靜士寧回言公佐使歸正言魏勝得海州矣寶大喜趨其下乘機進發寶舟師至東海縣時虜圍海州寶麾兵登岸虜驚引去時山東豪傑王

正修等爭應為援實與于公佐引舟師至密之膠西石白島而虜舟已出海口泊唐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不知王師將至實禱于石白祈風助順丙寅風雨南來衆喜爭奮引帆俄頃過山薄虜驚失措虜帆皆以錦纜為之備且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窮促棹凡無復行次者以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人不及者竄前平實命健士登其舟以短兵擊刺壺之降者三千人獲元顏鄭家奴六人斬之惟保衛未發舟旋自經死得獻議造舟人倪商簡梁三兒皆淮浙奸民為虜誘道有實欲未進聞亮已濟淮旋

駐東海視緩急為援

葉義問論土豪軍義問為報謝使回言今江淮既有師屯獨海道宜備臣謂土豪官軍不可雜處蓋土豪諳練海道之險夷海之食利能使船戶若離以官軍彼此氣不相下難以協濟欲於沿海要處分寨以土豪為寨主今隨其便使土豪挽於舟楫之間官軍扼於塘岸之口此策之上也

元鎮戍

元志

世祖之時海宇混一命宗王將兵鎮邊嚴襟喉之地而河洛山東據天下腹心則以蒙古探馬赤軍列大

府以屯之。淮江以南地盡南海，則名藩列郡，又各以漢軍及新附等軍戍焉。皆世祖宏規，遠畧與三三大臣之所共議，達兵機之要，審地理之宜，而足以貽謀於後世者也。故其後江南三行省嘗以遷調戍兵為言，當時莫敢有變其法者。誠以祖宗成憲不易於變，更也然卒之承平既久，將驕卒惰，軍政不修，而天下之勢遂至於不可為。夫豈其制之不善哉？蓋法久必弊，古今之勢然也。○世祖中統十六年定上都戍卒用本路元籍軍士，國制郡邑領戍士卒，皆更相易置，故每歲以他郡兵戍上都，軍士罷於轉輸，至是以上

都民充軍者四千人，每歲令備鎮戍，罷他郡戍兵，同知制軍東道宣慰司事張鐸言：江南鎮戍軍官不便，請以時更易，置之國家既平，江南以兵戍列城，其長軍之官皆世守不易，故多與富民樹黨，因奪民田宅，居室靈有司政事為害，滋甚。鐸上言以為皆不遷易之弊，請更其制，限以歲月遷調之，庶使初附之民得以安業也。○二十六年江淮行省言：先是丞相伯顏及元帥阿木阿谷海等守行省時，各路置軍鎮戍，視地方之輕重而為之多寡，厥後蒙古解代之，悉更其法，易置將吏士卒，殊失其宜。今福建盜賊已平，惟潮東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請復還三萬戶以鎮守之
合剗帶一軍戍沿海明台亦怯烈一軍戍溫處扎忽
帶一軍戍紹興婺州其寧國徽州初用土兵後皆與
賊通今盡遷之江北更調高郵泰州兩萬戶漢軍戍
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緊急置七萬
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
法舊止十所今擇瀕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置團
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舊置戰艦二十艘今增
置戰艦百艘海船二十艘樞密院以聞悉從之

魏勝戰車

宋名臣錄

公以意創如意戰車數百兩砲車弩車亦數十兩以
備戰守車上爲獸面木牌少創十數條垂氈幕軟壁
皆繪猛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蔽五十人行則爲陣
可載輻重器甲不勞士卒止則爲營掛搭卽爲城壘
守關隘人馬不能近遇敵可以禦箭鏃臨敵列陣如
意車在陣外以旗蔽鞍弩車當陣門其上寘床子十
石力弩箭大如鑿一箭能射數人一發三箭可數百
步砲車在陣旌火石砲亦二百步初兩陣相近聞發
弓弩箭砲大近陣門突出刀斧槍手交陣間出騎軍
兩向掩擊得拔陣追襲小却則入陣間稍避士卒不

疲進退俱利伺便出擊臨時恐有拒過亦預為解脫
計當於夜習之勿令人見之也以其制上于朝從之
令諸軍依其式而多造焉

論車戰

周士隆

古者戰陳士卒必與車乘相麗左傳云卒乘輔睦公
乘無人卒列無長車馳卒奔乘首師先偏後伍亦為
卒乘列故設車崇卒必有自來而古書未有記戰騎
者要之升而八隄山淵阻非車所能用其必藉卒
以濟而未嘗不屬於車乘耳武王鞏車三百兩虎賁
三百人自百夫長以上皆乘車非車外又有虎賁之

士也六韜均兵分車安騎各有屬險戰之法十車為
聚二十車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險形
豈有相似者乃與平地一禁區截已是虛談易戰一
車當步八十人一騎步卒八人一車當十騎險戰一
車當步卒四十人一騎當步卒四人一車當六騎夫
車步騎相當得勢者勝安有定形不然車之所礙騎
之所馳何止當幾人而已徒以易險兩字對相裁或
不待知兵者知其終也戰騎出匈奴所謂控弦引弓
管子載騎寇始服車指北狄唐太宗謂善兵唯勁馬
奔衝者六國時燕趙遼朝始用之秦遂有騎卒將曹

操始為戰騎陷遊騎之法且云車徒常教以正騎
隊常教以奇此書論戰騎異其兩傍掩其前後全是
後代果陣揚子馬事非古法也

漢馬政

通考

林氏曰漢初民出善賦以備車馬又稍復古制勸民
養馬有一死者復卒三人蓋居閑則免三人之算有
事則當三人之卒此內郡之制也至於邊塞則縱民
畜牧而官不禁烏氏居塞則馬數千群橈桃居塞則
致馬千疋千時內郡之盛則衆庶有馬阡陌成群邊
郡之盛則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武帝初年景于入塞

見馬希野而無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馬往來食長安
者數萬疋既數出師馬大耗之乃行一切之令自封
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馬則內郡廣民之有馬
者欲望復卒難矣又令民得畜邊者從官假馬毋而
歸其息十一則邊郡之欲廣畜牧者難矣又匿馬者
有罪有以列侯匿馬而腰斬者有以民或匿馬馬不
具而長安令發坐死者故內郡不足則籍民以補車
騎邊郡不足則發酒泉驛驢負石至玉門關輪臺之
恨始修馬令吁亦晚矣

唐馬政

唐志



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驛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副監凡群置長一人十五長置尉一人歲課功進排馬又有掌開調馬習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閑總十有二閑為二廄以繫飼之初用太僕少卿張萬歲領群牧自貞觀至麟德四十年間馬七十萬六千置八坊岐幽涇寧開地廣千里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頃募民耕之以給芻八坊之馬為四十八監而馬多地狹不能容又折八監列布河西豐贖

之野凡馬五千為上監三千為中監餘為下監監皆有左右因地為之名方其時天下以一緘易一馬萬歲掌馬又恩信行於隴右後以太僕少卿李思文檢校隴右諸牧監使監牧有使自是始其後益置八監於鹽州三監於嵐州鹽州使八統白馬等坊嵐州使三統樓煩玄池天池之監凡征伐而發牧馬先盡強壯不足則取其次自萬歲失職馬政頗廢永隆中夏州牧馬之死失者十八萬四千景雲二年詔群牧歲出高品御史按察之開元初國馬益耗太常少卿姜誨乃請以空名告身市馬於大胡州率三十四疋一

游擊將軍命王毛仲領內外閑廐九年又詔天下之有馬者州縣皆先以郵遞軍旅之役定戶復緣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馬故騎射之士減彙時自今諸州民勿限有無祗能家畜十馬以下免帖驛郵遞征行定戶無以馬為貲毛仲既領閑廐馬稍稍復始二十四萬至十三年乃四十三萬其後突厥款塞玄宗厚撫之歲許朔方軍西受降城為互市以金帛市馬於河東朔方歲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天寶後諸軍戰馬動以萬計王侯將相外戚牛駝羊馬之牧布諸道百倍於縣官皆以封邑置名為印自別將

校亦備私馬議者謂秦漢以來唐馬最盛天子又銳志武事遠窮西北蕃十一載詔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載隴右群牧都使奏馬牛駝羊總六十七萬五千六百而馬三十二萬五千七百安祿山以內外閑廐都使兼知樓煩監陰還勝甲馬歸范陽故其兵力傾天下而卒反肅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馬抵平涼董監牧及私群得馬數萬軍遂振至鳳翔又詔公卿百寮以後乘助軍其後邊無重兵吐蕃乘隙陷隴右逆牧畜馬皆沒矣乾元後回紇恃功歲入馬取繒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親擊虜魚朝恩



乃請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馬輸官曰聞練馬下制禁
馬出城者已而後罷德宗建中元年市開輔馬三萬
實內厩貞元三年吐蕃兼渾犯塞詔禁大馬出潼蒲
武關者元和十一年伐蔡命中使以絹二萬市馬河
西其始置四十八監也據陝西金城平涼天水真廣
千里緣京度隴置八坊爲會討都領其開善水草腴
田膏腴之後監牧使與坊皆廢故地存者一歸閑厩
旋以給貧民及軍吏間又賜佛寺道館幾千頃十二
年閑厩使張茂宗舉故事盡收岐陽坊地民失業者
甚衆十三年以秦州牧地爲龍陂監十四年置臨漢
監於襄州牧馬三千二百費田四百頃穆宗即位岐
人叩關訟茂宗所奪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大和
七年度支鹽鐵使言銀州水草豐請詔刺史劉源
市馬三千河西置銀川監以源爲使棄陽節度使裴
度奏停臨漢監開成三年劉源奏銀川馬已七千若
水草乏則徙牧綏州境今綏南二百里四隅險絕眾
路不能通以數十人守要害牧無他患乃以隸銀川
監其後闕不復可紀

宋馬政

熙寧以來有保馬戶馬其後又變爲給地牧馬神宗

宋史 後同

刑馬政不善謂樞密使文彥博曰群牧官非人無以責成効其令中書擇使卿舉判官冀國馬蕃息以給戰騎熙寧元年詔曰方今馬政不修官吏無著効豈任不久而才不盡歟是何監牧之多官吏之衆而乏才之甚也昔唐用張萬歲三世典群牧恩信行乎下故馬政修舉後世稱爲能吏今上自提總官屬下至坊監使臣既非餘擇而遷徙迅速謂之假道欲使官宿其業而盡其能不可得也爲今之計者當簡其多能進之以序自坊監而上至於群牧都監皆課其功而第進之以爲任事者勸焉於是樞密副使鄧元

請以牧馬餘田修稼政以資牧養之利而群司言馬監草地四萬八千餘頃今以五萬馬爲率一馬占地五十畝大名廣平四監餘田無幾宜且仍舊而原武單鎮洛陽沙苑淇水安陽東平等監餘良田萬七千頃可賦民以收芻粟從之已而樞密院又言舊制以左右驛驛院總司國馬景德中始增置群牧使副都監判官以領廐牧之政使領雖重未嘗躬自巡察不能周知牧畜利病以故馬不善息今宜分置官局專任責成時上方留意牧監地然諸監牧田皆寬衍爲人所冒占故議者爭請收其餘資以佐芻粟言利者

乘之始以增賦入爲務自是請以牧地賦民者紛然
而諸監亭廢是歲天下應在馬凡十五萬三十六百
有奇初內外班五騎軍馬以四月下槽出牧迄八月
上槽風雨勞逸之不齊故多病斃困人歲被榜罰吏
緣牧事害民相非科率無寧歲四年乃命同修起居
注曾孝寬較度其利害孝寬請罷諸班直諸軍馬出
牧以田募民出租課自來年如所請仍令三司備當
牧五月芻粟五年廢太原監七年廢東平原武監而
合洪水兩監爲一八年遷廢南莊八監惟存沙苑一
監而兩監司牧亦罷矣沙苑先以隸陝西提舉監牧

至是復屬之群牧司始議廢監時群牧司置使文彥
博言議者欲賦牧地與民而收租課散國馬於編戶
而責學子息非便詔元絳蔡確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
書樞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監起熙寧二年至五年每
監馬一千六百四十四匹給騎兵者二百六十四餘馬
是配郵傳而兩監牧吏卒雜費及所占地租爲糴錢
五十三萬九千有奇計所出馬爲錢三萬六千四百
餘緡而已今九監見馬三萬若不更制則日就損耗
於是卒廢之以其善馬分隸諸監餘馬皆斥賣收其
地租給市易本錢分寄籍當平出子錢以爲市馬之

直監兵五千以爲廣固指揮修治京城馬後遂廢高陽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監凡廢監錢歸市易之外又以給熙河歲計諸監既廢淤田司請廣行淤溉增課以募耕者而河北割置牧田所繼言牧田沒於民者五千七百餘頃乃嚴侵冒之法而加告糶之實自是利入增多元豐三年廢監租錢遂至百一十六萬元祐初議興廢監以復舊制時已罷保甲教騎兵而還戶馬於民於是右司諫王巖叟言兵之所恃在馬而能蕃息之者牧監也昔廢監之初識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當乏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見此甚非

國之利也乞收還戶馬三萬復置監如故監牧事委之轉運官而不專置使今鄆州東平北京之大名元城衛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陽洛州之廣平監以及瀛定之間相塞草地疆畫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猶在稍加招集則指顧之間措置可定而人免納錢之害國收牧馬之利豈非計之得哉又况廢監以來牧地之賦民者爲害多端若復置監牧而收地入官則百姓戴恩如釋重負矣自是洛陽單鎮原武淇水東平安陽等監皆復大觀元年尚書省言元祐置監馬不善息而費用不貲今沙苑最號多馬然占牧田九千餘

項芻粟官曹歲費緡錢四十餘萬而牧馬止及六千
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調習
不中於用以九千項之田四十萬緡之費養馬而不
適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見今以九千項之
田計其磽瘠三分去一猶得良田六千項以直計之
項為錢五百餘緡以一項募一馬則人得地利馬得
所養可以紹述先帝陽兵於農之意請下永興軍路
提點刑獄司及同州節度以開後見實利則六路新
邊閑田當以大推行時黑河路蘭湫牧馬司又請兼
募願養牝馬者每收三駒以其二歸官一充賞詔行

保馬法

之是歲臣僚言岷州應募養馬者至萬餘匹於是自
守貳而下遵賞有差

保甲養馬者自熙寧五年始先是中書省樞密院議
其事於上前文彥博吳充言國馬宜不可闕今法馬
死者責償恐非民願安石以為令下而京畿投牒者
已千五百戶決非出於驅迫持論益堅五月詔開封
府界諸縣保甲願牧馬者聽仍以陝西所市馬選給
之六年會有詔上其條約凡五路義勇保甲願
養馬者戶一疋物力高願養二疋者聽皆以監牧見

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令自市毋或疆與府界毋過三千疋五路毋過五千疋襲逐盜賊外乘越三百里者有禁在府界者免體並草二百五十束加給以錢布在五路者歲免折髮綠納錢三等以上十戶為一保四等以下十戶為一社以待病斃通債者保戶馬斃保戶獨償之社戶馬斃社戶半償之歲一聞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四條先從府界額馬五路委監司經畧司州縣更度之於是保甲養馬行於諸路矣時河東騎軍馬萬二千餘疋番戍率十年一周議欲省費乃行五路義勇保甲養馬法兵部言河東正軍馬九

千五百疋請權罷官給以義勇保甲馬五千補之以合額俟正軍馬不及五千始行給配下中書樞密院樞密院以為官養一馬歲為錢二十七千民養一馬歲免折髮綠納錢六千五百折米而輸其直私錢十四千四百餘皆出於民夫非所願况減軍五千疋邊防事宜何所取備若存官軍馬故漸令民間從便牧馬不以五千為限於理為可中書謂官養一馬以中價率之為錢二十七千募民牧養可省雜費八萬餘緡計前二年官馬死倍於保甲馬而保甲有馬可以習戰禦盡公私兩便帝卒從樞密院議九年京畿保

甲養馬者罷給錢布止免輸草而增馬數元豐六年
取河東路保甲十分之二以教騎戰且以本路墮息
錢給之每二十五令市一馬仍以五年爲限七年
詔京東西路免教閱每都保養馬五十疋疋給錢十
千限京東以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數足置提舉保甲
馬官京西以呂公雅京東以霍翔領之罷鄉村物力
養馬之令養戶馬者免保甲馬皆知所陳也翔及公
雅既領提舉事多所走白請借常平錢每路五萬緡
付州縣出息以賞馬之充肥及孽息者願以私馬甲
爲保馬者聽養馬至三疋徭役外每疋許次下一人

賸杖罪之非侵損於人者詔悉從之公雅又令每都
歲市二十疋限十五年者促爲二年半京西不產馬
民貧之益不堪上慮有司責數過多百姓未喻上意
詔如元令稍增其數公雅乃請每都歲市八疋限以
八年山縣限以十年朔又秦木路馬已及萬疋請令
諸縣弓手各養一疋以贖失捕之罪審宗嗣位言新
法之不便者以保馬爲急乃詔曰京東西保馬期限
極寬有司不務循守遂致煩擾先帝已嘗手詔詰責
今猶未能遵守其兩路市馬年限並如元詔尋又詔
以兩路保馬分配諸軍餘付太僕寺不堪支配者斥

還民戶而責官直翔公雅皆以罪去而保馬遂罷戶
馬者慶曆中嘗詔河北民戶以物力養馬以備官買
熙寧二年河北察訪使曾孝寬以爲言始參考行之
是時諸監既廢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馬復從官給
朝廷以乏馬爲憂元豐三年以王拱辰之請詔州縣
戶各許資產市馬坊郭家產及三千緡鄉村五千緡
若坊郭鄉村通及三千緡以上者各養一馬增倍者
馬亦如之至三尺止馬以四尺三寸以上尙限八歲
以下及十五歲則更市如初藉於提舉司於是諸道
各上其數時初立法上慮商賈乘時高直以病民命

以群牧可號騎以上千疋出市以平其直熙寧中嘗
令德順軍蕃部養馬帝問其利害王安石謂令坊監
以五百緡得一馬若委之熙河蕃部當不至重費蕃
部地宜馬且以蕃牧爲生誠爲便利已而得駒庫旁
亡失者責償蕃部苦之其法尋廢時西方用兵頗調
戶馬以給戰騎借者給還死則償直七年遂詔河東
鄜延環慶路各發戶馬二千以給正兵河東就給本
路鄜延益以永興軍路及京西坊郭馬環慶益以秦
鳳等路及開封府界馬戶馬既配兵後遂不復補京
東西既更爲保馬諸路養馬指揮至八年亦罷其後

給地牧馬則亦本於戶馬之意云

論保馬

馬端臨

按熙寧五年所行者戶馬也元豐七年所行者保馬也皆是以官馬責之於民令其守養戶馬則是鬪其科賦保馬則是鬪其征役史志言戶馬之將行也王介甫以爲京畿百姓接畛願應募者已千五百戶保馬之將行也霍翔以爲禹城一縣願應募者爲馬已四百四十八蓋法行之初民皆樂從初非官府抑逼夫樂從之說出於建議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實然所謂接應應募之數未必全虛蓋民本非樂爲養馬也

當時科賦征役必是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則亦不暇許應却顧而靡然從之正柳子厚所謂吾蛇尚存則弛然而附時而獻之退而甘食其上之所有以盡吾齒是也及其久也馬之斃者賠償不訖且奉行之吏務爲苛峻於是數之少者增之期之寬者促之始重爲病矣

畢再遇水櫃

羅大經

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功敵嘗以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臺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曠戈矛儼立成行昧妻鳴鼓敵人驚視亟放水櫃旋知其非真

也其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引敵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回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黑布地上復前搏戰俘為賊走敵乘勝追逐其馬已餓聞豈春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敵對壘度敵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應求相追乃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敵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近時流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蠻以竹為箭傳以毒藥畧殺人肉血滿纒無不立死官軍畏之莫敢前乃租再過之督策東黨人羅列

縱煙壘見之以為官軍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直搗其穴一戰而平

邊市

宋志

市易之設本漢平準將以制物之低昂而均通之其弊也以官府作賈區公取牙儉之利而民不勝其煩矣熙寧三年保平軍節度推官王韶倡為緣邊市易之說丐假官錢為本韶奏鳳路經畧司以川交子易物貨給之因命韶為本路帥司幹當兼領市易事時欲移司於古渭城李若愚等以為多聚貨以啓戎心又妨秦州小馬大馬私貿易不可文彥博曾公亮馮

京皆隨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爲非唯王安石曰古渭
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工
凡詔轉運司許度復開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
啓群羌闕覲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繒纈
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廷威靈乃至矣苟如
此今欲連生羗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若使
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爲軍增兵馬擇人
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遺負
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闢荒土異日
可以聚兵

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七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八

後學歸安吳人豹校

刑一

論漢刑

馬端臨

按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最爲醇正然至其論諸侯王
則皆主於誅殺仲舒此對與天人三策議論迥別貞
西山亦謂太史公言賈誼明申韓今讀政事書蕩然
有宋泗典刑未見其爲申韓之學至諸侯王皆衆悅
解等語然後知太史公之說不謬孟子曰子以爲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京皆隨之韓絳亦以去秦州爲非唯王安石曰古渭
置市易利害臣雖不敢斷然如若愚奏必無可慮工
凡詔轉運司許度復開陳升之升之謂古渭極邊恐
啓群羌闕覲心安石乃言今蕃戶富者往往蓄繒纈
二三十萬彼尚不畏劫奪豈朝廷威靈乃至矣若如
此今欲連生羗則形勢欲張應接欲近古渭邊若便
於應接商旅並集居者愈多因建爲軍增兵馬擇人
守之則形勢張矣且蕃部得與官市邊民無復遺負
足以懷來其心因收其贏以助軍費更開荒土異日
可以聚兵

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七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八

後學歸安吳人豹校

刑一

論漢刑

馬端臨

按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最爲醇正然至其論諸侯王
則皆主於誅殺仲舒此對與天人三策議論迥別貞
西山亦謂太史公言賈誼明申韓今讀政事書蕩然
有宋泗典刑未見其爲申韓之學至諸侯王皆衆悅
解等語然後知太史公之說不謬孟子曰子以爲有
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

刑一
卷之五十八



誅之乎聖賢處士固不同也蓋諸侯王雖漢初之深
惠然根連林逮而誅鋤之於後固不若建法立制而
預防之於初也李文淮南齊北亦嘗構逆討而戮之
罪止其身未常深竟黨與亦不聞復有後患何必誅
二萬餘人哉

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輕孝文除肉刑以髡鉗
代墨以笞代劓剕其後復減笞數定筆令則刑制益
寬矣然景武以後習為嚴酷死刑至多寔成傳稱成
抵罪髡鉗是時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極自以
為不復收又王吉贊述王式皆坐輔導昌邑王無狀

滅死鉗為城旦春何豆傳豆為潁川太守鍾元為尚
書令元弟威為郡掾賊千金豆過辭元元免冠為弟
請一等之罪如淳曰威蚤就髡鉗豆不許卒論殺威
以是觀之則知當時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兒鉗本
以代墨乃刑之至輕者然滅死一等即止於髡鉗進
死鉗一等即入於死而笞箠所以代劓剕者不同施
用矣

按在寔政論主於嚴刑而其論發於桓帝之初平司
馬溫公亦以為矯一時之枉然愚嘗考之漢自中實
而後政日以弛其弊蓋原於人主昏庸戚闇相繼乘

政紀綱日亂刑罰不中而國隨以亡其咎不在於刑輕也且二帝之時屢有詔書輕減死罪或至於兇讎或徙邊或贖緣唯謀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累寘而亡命者死生張儉親知及所經過者死此二者所誅甚衆豈亦反逆乎蓋牧守皆威罔之黨故於其所疾惡者公違詔書而誅職之且當時姦凶得志忠賢受禍民不見德亡形已具猶幸刑制稍寬於西都時有寬恤之詔故其所誅殄及於黨錮之清流而不及於無辜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則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必又有不可勝言者自古

人主之淫利嗜殺者如漢之孝武唐之則天寵用張湯義縱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徒恣爲酷酷然不旋踵而以法誅滅之蓋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殺特不能勝其好殺之心而至於用此曹旋覺其非而誅之以謝天下張而能施故不至於亡其國桓靈之昏庸豈足以語此以昏庸之主而復欲其行嚴酷之法則土崩瓦解之勢當如亡秦亦不特建安之末而漢鼎始移矣

魏法序畧

通考

其序畧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

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是以後人稍增
更與本體相雜今制新律宜都總事類多其篇條舊
律因秦法經就增三篇而其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條
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終非篇章之義故集罪例以為
刑名冠於律首蓋律有劫掠恐得謂尋反相和賣買
人科有持質皆非盜是故分以為劫掠律則律有欺
設式文詐傷踰封矯制因律有詐偽生死令景有詐
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職律有賊伐樹木殺
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
故分為毀亡律因律有告劾傳覆鹿律有告反逮受

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告劾律因律有繫囚鞠獄所
獄之法與律有上律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
故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
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問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
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賂律盜律有劫辱強賊典律有
擅擅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
典擅律典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廩律有
乏軍之典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
行有小愆之反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
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下不宜復以

爲法故別爲之留律秦世舊有脫置乘傳副車食厨
漢初承秦不改漢以賈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無
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脫律取其可用
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
變事以爲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典律烽燧及科令
者以爲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罪主金布皆有罰贖入
責以呈黃金爲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贖贓律律
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
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
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

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坐繫多宜
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出例以免坐律諸
律令中有其數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
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
篇爲增於劾章科令爲省矣改漢舊律不行於魏者
皆除之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刑死有三髡刑有四
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
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但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
謂之大逆無道要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主於
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汙潛或梟道夾其三族不在

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闖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
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復所
以止殺害也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
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
明教化也因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
累之使省利息誣也改投書并市之科所以輕刑也
正冀囚并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
除以家人乞鞠之制省所煩獄也改諸羣不得自擇
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畧如此

請刑法畫一疏

劉頌

東帝之世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出私情刑法不定
獄訟繁滋尚書奏顏劉頌上疏論之頌疏曰自近代
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今備掌刑斷職思其憂
謹具啓聞臣竊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
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失法者因以盡
理為法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
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
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
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偽者
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

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欲行不平有傷於法古
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
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
於文則狃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
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平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
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報犯罪
之予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
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重為
故不近似此類不得由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
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

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
古人有言善為政者看人設教看人設教制法之謂
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然則看人隨時在大
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行之信如四時執
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
倘引看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看
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
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
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今四海不可以不
信以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繩以不信之法且

先識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謂平時背法意斷
不勝百姓願也上古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夏殷及周
書法象親三代之君齊聖然咸并曲當之妙鑒而任
徵文之直准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救弊不及
中古而執平者徵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
竊以爲聽言則美論理則達然天下至大事務重難
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今故臣謂宜立格爲限使主者
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則
法常令事無正據名例不及大臣論當以釋不濬則
事無闕至於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

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
擬議然後情求飭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
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措施一事厭情合聽可
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於徵文不允人心也
然起爲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
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苞故諸事議
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
近適以全簡直之大准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
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
槩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

附名例斷之其正文明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即令史意有不同爲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爲夫禮以訓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實由之若斷不斷常輕重隨意則王憲不一人無所措矣故觀人設教在上之舉守文直法臣吏之節也臣以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幾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

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爲議則有所開長以爲宜如頌所啓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即令史已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開也

晉泰始三年新律

通考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初文王秉魏故惠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劾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

於是命賈充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勅禁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贖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管逐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存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咸臬斯族誅從坐之條除誅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弃市省禁銅相告之條去補士

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少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歲刑從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唯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註律表

張彖

其後明法採張彖又註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罪其政也是以經畧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偽

請賕者則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
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
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
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
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設背
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敢兩訟相起謂之
鬪兩和相害謂之放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
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
未發謂之戒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
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畧三人謂

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賊凡二十者
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
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
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鬪皆爲賊鬪之加兵刃
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運射不得
爲過失之近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
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鬪鬪而殺傷人又似誤盜
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造劫
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爲無常之
格也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

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十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罔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疎公私不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開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教仁義明九族親正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

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賂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賊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是故奸人心慄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

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鬪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懼貌在聲色奸真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爲告下手有禁當爲賊喜子殺怒子當爲賊怒子殺喜子當爲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卽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卽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婦人室廬舍積聚盜賊五疋以上并市卽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卽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違法強取強乞之數無

還賊法隨例并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爲公爲私賊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尋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變者用法執論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機畧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利正夫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使直梟首者惡之長斬

刑者罪之大并市者死之下兇作者刑之威賄罰者
誤之誠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實君子而過小人也故
為勅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
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錯
之謂之格刑殺者是冬震懼之象兇罪者似秋剝落
之變賄失者是春陽悔吝之戒也五刑成章輒相依
准法律之義也

唐律制要序

吳萊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賾難省故頗別其要且務觀
乎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

夫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
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
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
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
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
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
王忠厚哀恤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為秦焚
滅先代之典籍坑僇儒生猜鷲強暴嚴戾刻深而詔
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
也蓋當秦之時孔子沒而其端起處士橫議而說客

妄售其所自爲術是非矛盾紛紜相勝然秦方遣仁
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入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
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淫靡代非周齊習蕃
夷天下幸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類皆
俗吏米鹽之徒苛刻煩碎未其有幾故隋且惡其連
篇風雲滿篋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
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孟子蓋曰言非
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弃秦則
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
非自弃歟是殆秦之任法維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

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史之是
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
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非以一人狙詐猜忌
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
不給及觀其所以爲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
之供調不聞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豐盈而
其後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誠可謂極其
盛者雖然關東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護
爲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
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

然哉然而漢以寬仁稽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爲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爲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務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飾粉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憫刑期無刑之本意至於後世杜張之漢刻來侯之羅織戕勳民命傷顯國脈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曾以文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

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爲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政治之効將萬一乎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逮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爲後世之龜鑑矣

唐貞觀二十一年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僚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陰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需其陰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謂誰宜詔從之

宋刑議

宋志後同

神宗熙寧元年詔謀殺已傷案問欲舉自首從謀殺

減二等論初登州言有婦云於母服嫁辜惡章寢隱謀殺不死案問欲舉自首審刑大理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貸之知州許遵言當減謀殺罪二等請論如勅律乃送刑部刑部斷如審刑大理違不服請下兩制議詔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不同罪各為奏光言凡議法者當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斷獄案律其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者蓋以於人損傷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別因有犯如為盜劫因畧實人之類本無殺傷之意而致殺傷人者處有司執

文并不許首故申明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殺傷之中自有二等其處心積慮巧詐百端掩人不備則謂之謀有情徑行畧無顧慮公然殺害則謂之故謀者重故者輕今因犯他罪致殺傷人他罪得首殺傷不原若從謀殺則太重若從鬪殺則太輕故參酌其中從故殺傷法也其直犯殺傷更無他罪者惟未傷可首已傷不在首限今許邊欲以謀與殺分爲兩事案謀殺故殺皆是殺人若以謀與殺爲兩事則故與殺亦爲兩事也彼平若謀慮不爲殺人當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謀字止因殺字生文不

得別爲所因之罪若以劫鬪與謀皆爲所因之罪從故所傷法則是鬪傷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獲貸死已是寬恩遂爲之請欲天下引以爲例間奸究之路長賊殺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爲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統殺傷罪名不一有因謀有因鬪有因劫有因竊有因畧賣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強姦有因厭魅呪咀此殺傷而有所因者惟有故殺傷則無所因故刑統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其意以爲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許首殺傷罪名未有所從

刑部疏 卷之四十一
唯有故殺傷為無所因而殺傷故令從故殺傷法至
今因犯過失殺傷而自首則所因之罪已免唯有殺
傷之罪未除過失殺傷非故殺傷不可亦從故殺傷
法故刑統令過失者從本過失法至於闖殺傷則所
因之罪常輕殺傷之罪當重則自首合從本法可知
此則刑統之意唯過失與闖當從本法其餘殺傷得
免所因之罪皆從故殺傷罪科之則於法所得首之
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殺傷之情
本輕者自從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
殺傷者謂別因有犯罪遂致殺傷竊以為律但言因

犯不言別因則謀殺何故不得為殺傷所因之犯又
刑部以始謀專為殺人即無所因之罪竊以謂律謀
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謀殺與已傷已
殺自為三等刑名因有謀殺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
傷已殺絞斬刑名豈得稱別無所因之罪今法寺刑
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謀殺與法不得首免之已傷合
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為亡謀殺已傷案問欲
舉自受合從謀殺減二等論然竊原法寺刑部所以
自來用例斷謀殺已傷不許首免者蓋為律疏但言
假有因盜殺傷盜罪得免故殺傷罪仍科遂引為所

因之罪止謂因盜殺傷之類盜與殺傷為二事與謀殺殺傷類例不同臣以為律疏假設條例其於出罪則當舉重以包輕因盜傷人者新尚得免所因之罪謀殺傷人者絞絞輕於斬則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議或謂謀殺已傷情理有甚重者若開自首則或營奸臣以謂有司議罪惟常守法情理輕重則赦許奏裁若有司輒得捨法以論罪則法亂於下人無所措手是矣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論救律悉以明情所爭者惟謀為傷因

不為傷因而已臣等以為律者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損傷不在自首之例釋謂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盡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從故殺傷法則所因之謀罪雖原免而傷者還得傷之罪殺者還得殺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備償則不許首今於人損傷尚有可當之刑而必使償之以死不已過乎古初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殺而傷者則增至於斬因謀殺而傷者則增入於絞倫不因先謀則不過徒杖三等之科而已豈至深入於絞斬乎若首其先謀則傷罪仍

在是傷不可首而因可首則謀爲傷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設首免之科者非獨開改惡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則欲遂其惡心至於必殺今若由此著爲定論塞其原首之路則後之首者不擇輕重有司一切案文殺之矣朝廷雖欲寬宥其可得乎苟以爲謀殺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則六科之中當著謀殺已傷不在自首之例也編敕所載但意在致人於死並同已傷及傷與不傷情理竟惡不至死者許奏裁今令所因之謀得用舊律而原免已傷之情復以後敕而奏決則何爲而不可也臣等以爲宜如安石所議便

制曰可大理寺審刑刑部法官皆釋罪於是法官蔣恢王師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議爲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安石與師元冠卿反覆論雖師元等益堅其說明年二月庚子詔自今謀殺人已死自首及案問欲舉並奏取敕裁而判部劉述丁諷奏庶子詔書未盡封還中書於是安石奏以爲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爲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爲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文不須復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於帝前卒從安石議是月甲寅詔自今謀殺人自首及案

欲舉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其謀殺人已死為從
者雖當首減依嘉祐赦免惡之人情理巨蠹及謀殺
人傷與不傷奏裁還庚子詔書劉述等又奏以為
不當以救頒御史臺大理寺審刑院及關封府而不
頒之諸路入誤引刑一司救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
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顛皆請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
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會公亮等皆以博盡同
異獄塞言者為無傷乃以衆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
為殺傷者欲傷而傷也即以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
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後殺傷依律其從而

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時當
竊入相帝令蜀與安石議蜀謂安石以謀與殺分為
二事以破折律文蓋從衆議安石不可竊乃辭以病
八月遂詔謀殺人自首及案問欲舉並係今年二月
甲寅敕施行詔開封府推官王堯臣劾劉述丁諷王
師元以聞述等皆貶司馬光言阿云之獄中材之吏
皆能立斷朝廷命兩制兩府定奪者各一救出而復
救者一收而復出者各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統
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
爭辨訟非禮不夫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

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夫之獄哉彼謀殺為一事為
二事謀為所因此苛察繼統之論乃文法俗事之所
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耶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
終為弃百代之常典悖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奸
兇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不報
初安石藏行司數員外郎崔台符舉手加額曰數百
年誤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階已明年六月擢
判大理寺

宋詔獄

詔獄本以糾大姦惡故事不常見初群臣犯法體大

者多下御史臺獄小則開封府大理寺鞠治焉神宗
以來凡一時承詔置推者謂之制勘院事出中書則
曰推勘院獄已迺罷熙寧二年命尚書都官郎中沈
衡鞫前知杭州祖無擇于秀州內侍乘驛追逮御史
張戢等言無擇三朝近侍而驟繫囹圄非朝廷以廉
耻風厲臣下之意請免其就獄止就審問不從又命
崇文院校書張載鞫前知明州光祿卿苗振于越州
獄成無擇坐貸官錢及借公使酒謫忠正軍節度副
使振坐故入裘士堯罪及所為不法謫復州團練副
使獄半年乃決辭所連逮官吏坐勤停銜替編管又



十餘人皆御史王子韶啓其事自是詔獄屢興其悖
于法及國體所繫者著之其餘不足紀也若凌遲腰
斬之法熙寧以前未嘗用於元凶巨蠹而自是以口
語狂悖致罪者麗于極法矣蓋詔獄之興始由柄國
之臣藉此以威緝紳遠其私憾朋黨之禍遂起流毒
不已紹聖間章惇蔡卞用事既再追貶呂公著司馬
光及謫呂大防等獄外意猶未快仍用黃履疏高士
京狀追貶王珪皆誣以國危上躬其言寢及宣仁上
頗惑之最後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時太府
寺王箴蔡洵奏臣叔父碩嘗於邢恕處見文及甫元

祐中所寄恕書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謀及甫彥博
子也必知姦狀詔翰林承旨蔡京吏部侍郎安惇同
究問初及甫與恕書自謂畢禪當求外入朝之計未
可必聞已逆爲機宰以榛塞其塗又謂司馬昭之心
路人所知又云濟之以粉昆朋類錯立欲以恥躬爲
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嘗語蔡頌謂司馬昭指劉摯粉
昆指韓忠彥恥躬及甫自謂益俗稱驢馬都尉爲粉
侯人以王師約故呼其父堯臣爲粉父忠彥乃嘉彥
之兄也及甫除都司爲劉摯論劾又摯嘗論彥博不
可除三省長官故止爲平章重事及彥博致仕及甫

自權侍郎以修撰守郡毋喪除與恕書請補外因爲
蹠忿詆毀之辭及置對則以昭比擊如舊耿躬乃以
指上而粉昆乃謂指王巖叟面如傅粉故曰粉梁焘
字兄之以况爲兄故曰昆斥擊將謀廢立不利於上
躬京惇言事涉不順及甫止聞其父言無他證佐望
別差官審問乃詔中書舍人蹇序辰審問仍差內侍
一員同往蔡京安惇等共治之將大有所誅戮然卒
不得其要領會星變上怒稍息然京惇極力鍛鍊不
少置既而梁焘卒於化州劉摯卒於新州衆皆疑二
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詔學士張璪文及甫等所供言

語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驗明正典刑華燾諸 並勅
停永不收叙先時三省進呈帝曰摯等已誦退方朕
邊祖宗遺志未嘗殺戮大臣其釋勿治初元祐更政
嘗置訴理所申理冤濫元符元年中丞安惇言神宗
厲精圖治明審庶獄而陛下未親政時姦臣置訴理
所凡得罪熙寧元豐之間者咸爲除靈歸怨先朝收
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詳從初加罪之意復依元斷施
行時章惇猶豫未應蔡下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
惇懼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惇看詳案內文狀陳
述及訴理所看詳於先朝言語不順者具名以聞自

刑月存故
卷之二十一
是以伸雪復改正重得罪者八百三十家及徽宗即位改正元祐訴理之人右正言陳瓘言訴理得罪自語言不順之外改正者七百餘人無罪者既蒙昭雪則着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序辰與惇受大臣諷諭迎合紹述之意因謂訴理之事形迹先朝遂使紛紛不已考之公議宜正典刑會中書省亦請治惇序辰罪詔蹇序辰安惇並除名放歸田里靖康初元既殘梁方平太傅王黼永州安置言者論編欺君罔上專權怙寵害民壞法敗國朔方之衆譟王其謀遣吏追至雍丘殺之取其首以獻

仍籍其家又詔賜安德軍承宣使李彥死彥根括民田奪民常產重歛租課百姓失業愁怨溢路官吏稍忤意摺捩迭獄多至憤死故特誅之暴少保梁師成朋比王黼之罪責彰化軍節度副使行一日追殺之臺諫極論朱勔肆行姦惡起花石綱竭百姓膏血聲州縣帑藏子姪承宣視察者數人廝役為橫行賤妾有封號園第器用悉擬宮禁竄帥廣南尋賜死趙良嗣者本燕人馬植童貫使遼國植邀於路說以覆宗國之策貫挾之以歸卒用其計以基南北之禍至是伏誅七月暴童貫十罪遣人即所至斬之言者論

刑月刑年
卷之百九
三十一
蔡攸與燕山之役禍及天下騎奢淫佚載籍所無詔
誅攸并弟脩高宗承大亂之後治王時雍等賣國之
罪洪芻余大均陳冲張卿才李夔王及之周懿文胡
思文並下御史臺獄獄具刑寺洪芻納景王寵姬大
均納魯貞妃侍兒及之苦齊寧德皇后女第當流冲
括金銀自羞與宮人飲當絞懿文卿才夔與宮人飲
卿才夔當供懿文當杖思文於權擇張邦昌狀內添
請奉之詞罰銅十斤並該赦上聞狀大怒李綱等共
解之上亦新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大均冲各
特貸命流沙門島永不放還卿才夔及之懿文思文

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
者以墨劓荆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
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
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
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
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後
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
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
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
輕典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

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諱行私而寬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宄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合杖一百十止杖一百七天下死囚審讞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於囹圄自后惟秦王伯顏出天下囚始一加刑故七八十年之中老稚不

並以別駕安置邊郡宋齊愈下臺獄法寺以犯在五
月一日赦前奏裁詔齊愈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非受
為命臣僚之比特不赦嚴斬都市紹興中監察御史
婁寅亮陳宗社大計秦檜惡之使言者論其父死匿
不舉哀下大理寺劾治迄無所得詔免所居官樞密
使張俊使人誣張憲謂收岳飛文字謀為變秦檜欲
乘此誅飛命萬侯高銀鍊成之飛賜死誅其子雲及
憲于市汾州進士知泐上書訟飛冤夫杖編管袁州
廣西帥胡舜陟與轉運使呂源有隙源奏舜陟賍汚
僭擬又以書抵檜言舜陟訕笑朝政檜素惡舜陟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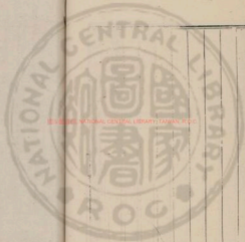
大理官往治之舜陟不服死於獄乘輿舜陟死槍權
愈熾屢典大獄以中異已者名曰詔獄實非詔旨也
其後所謂詔獄紛紛類此

元刑

元志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
嚴刻及世祖平宋編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
律頒之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謂之笞刑凡
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
應為加減竄徒盜賊既決而又錄之流則南人遷於
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

會親斬戮及見一死人頭輒相驚駭可謂勝殘去殺
黎元在海濠春育之中矣



九月九日

...

...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iffen Color Company 2007

Inch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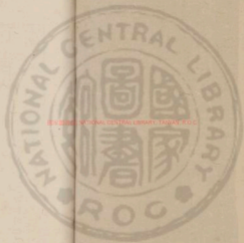
Black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六
十





NEW 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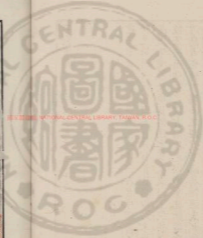
後學雲間郁承彬校

刑二

除肉刑議

宋志

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古者淳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得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爲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刑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



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風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適足絕人還爲善耳雖忠如翳莽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萇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雕之骨立衛武之初筮陳鴻之都賴觀尚之中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淨惟素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其後魏公曹操復欲行肉刑今曰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

能中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典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剪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鬻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踰之奸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寃死者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爲未



刑部
卷之六
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評肉刑之議

馬端臨

按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誠非篤論然陳羣所謂傷人或殘毀其體而截剪毛髮是常時傷人者不過坐髡鉗之罪又言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收斂而輕人命蓋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劓剕而笞數太多反以殺人後雖減笞數定笞令然笞者猶不免於死於是遂以笞為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笞之如孝章以來屢有寃刑之詔俱言減死一等者勿笞徒變蓋惡其笞則必至於死也然鬻狼傷人與奸盜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則太酷免死而止於髡鉗則裁剪其毛髮而畧不置蓋楚之毒又太輕矣則易若斟酌笞數使其可以懲奸而毋至於殺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議復矣

請復肉刑疏

劉頌

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建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之不用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人族也去家羈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士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

盜賊矣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輪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好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道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熾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輕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哭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疑過三寸輒重疑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繫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

舉而謀為不輒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項以來奸惡屢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孰與賦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絕不理之盡也亡者則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勞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道路有今之困創愈可殺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處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

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笞遺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免笞管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廢為戮終身作誠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罪與全其為奸之手足而矐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議務之甚也疏上又不見者

肉刑宜復不宜復議

通考

王導賀循等議曰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刑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雲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德而况於刑然唯者寘也其至愚矣雖如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鑿戒刑者諒為惡之永痛惡者觀殘刑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今刁協等議以今中典作崇大

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弊習
說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成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
申法今樂刑者則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
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惟
允尚書周顛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誠是聖王之
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為刑罰輕重隨時而作時
人少死而易威則從輕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
宜死死而濟之內刑平代所應立非致弊之宜也方
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
額尚不刑禁而乃更斷足割鼻輕其刑罰使獄為惡

者輕犯官刑貽罪更眾是為輕其刑誘其人於罪殘
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
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因此皆
何異斷刑常人以為恩仁也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
者日多貽責屢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
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倖之須
聖化漸著先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
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
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慘酷之聲以聞天下
於是乃止

請復肉刑疏

會布

初韓降請用肉刑會布復上議曰先王之制刑器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股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刑宮太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之今後世因之以爲律大辟之文處以流刑代墨劓刑宮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人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爲惠而居作一

年卽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况折杖之法於古爲鞭朴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賊滿應絞則刑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官刑至於罰墨則用刺配之法降此而後爲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

紀歷朝善論 十三條

通考

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部廣盜官幔二帳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

十一黃櫨揭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
父命尚書官朱瑛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人
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免時議者以
廣為創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
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
宰侍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
自齊林慮散刑辟為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
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
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
求贖父者豈得不捐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

秦云惟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勳
開盛衰類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
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
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典怨讎
此為疏一思於今而聞萬怨於後也從之○宋前廢
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典妻周坐男道符年三
歲先得痲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理之為道符姑雙女
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
猶仁周之內忍宜加明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弘
物之理母之即刑由于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

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匪容愚謂可特申之選
齋從之○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黃初妻趙打子
戴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子男稱依法徒趙二
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典蓋本自然求
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
之於戴卽戴之於趙羅云三代合之一體未有分之
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祭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
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趙當何以處戴若父
子孫祖互相殘殺懼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
也向使石厚之子日華之獲德鋒挺鈔不與二祖同

戴天日則石碯瑤僕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
今云殺人父母徒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
當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今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
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禮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旣流
移載爲人子何得無從戴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
趙雖內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絕事理
固然○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泰征虜將
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遺劫不
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
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迹劫

掠之黨必讎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潛密者難
知且山原爲無人之鄉丘隴非常塗所踰至於防救
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幼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
宜降矣又結謂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
夫家無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
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
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
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笞○吳典餘梳人滌
道舉爲劫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
竝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

周親則子宜隨毋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周
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即嫁從夫夫死從
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
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竝是從弟
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周親今代公隨
母補兵旣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
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
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宜見原
○吳典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比
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

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爲非閭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聞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客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警毒在手解脫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有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札送則餘人無應復告盛合赦之○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未言遂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逮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置特養一老嫗爲排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憐視不離非是輕佞

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仇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久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舉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服子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頒下天下以爲體式○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故

彈左右請付法登即使求過九比之非類乃釋之孫
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
鼠矢君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耶
吏曰向來實不敢與黃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郢摩黃
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今破
鼠矢巢蜂必是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晉陸雲為漫義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飲市無二
價人有見殺者王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
日遣出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
子候之與婦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其服云與此妻

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以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
是一邑稱為神明○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
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
病因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
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
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
因錄女及婿省千手書顧謂掾史曰女性強梁婿復
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
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夫劍者所以決斷限
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劍

當開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乳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該女惡塔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漢時臨淮有一人持足縲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陰雨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縲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莫肯首服宣曰縲直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撤之而縲至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界本主○後漢鍾離意為會稽比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常弟竝分居各得田十頃竝死歲饑

常稍稱以米粟給竝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竝兒長大訟常採史議皆曰竝孫兒遭饑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為父道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慳挾姦路貪利忘義竝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界竝妻子衆議為允○謝夷吾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當陽有詔敕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長吏以劫人而得言和目觀

刺史夫當云何須史夾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
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
亭長罪常善之

疑獄誤決記

宋祁

祭酒出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
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聚工謂
口語非大嫌釀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
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營而返也
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剖屍
爲四五始審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

時不歸必而殺之訟諸警巡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榜
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
哀院詰屍處曰棄塚中責件作二人索之塚弗得刑
部御史京尹交促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
不得期五日期三四日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悅循塚
相語皆無已時因謀別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
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
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袂招塚塚上
脫筭珥具棺葬之獄遂成塞上未報騎驢翁之族物
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宛然其家畜奪而披視

皮血未燥執懇於邑亦以鞠訊惜酷自誣切翁驢翁
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
卒不見負皮者庾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陞行衆
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衆
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
階路有得某工死狀者竊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
者至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
盜他人家尚發既熟婦門戶乃闔中俵其垣屋以待
且迫鐘時忽醉者踉蹌入而怒其婦誓之拳之且
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一微許燭下曰綠而殺吾

夫體微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動又不可
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害我嘆息飲泣偷兒
立牆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
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遙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挑
之婦大罵鄰居皆不平將段之偷兒遽去土塌板磚
作欲擊鬪狀則屍見矣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
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塚中死人何從來作伴
伏擠騎驢翁墮水伴作婦泊所私者驟於市先斷工
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庾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
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此廷祐初事也校官

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復毆刀逃管而得刃作殺面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枉指赴盜而獲購此又釋轉而不可知者也悲夫

刑雜議

宋志

天下疑獄獄有不能決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雜議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議論駁者亦時有焉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謀禁兵新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資產與已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俊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

鉉議曰今弟明其母馮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準法處死今詳案內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俟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強占觀母未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絕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論田產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準赦原詔從昉等議鉉必各奪奉一月熙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自首從謀殺減

三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於章慈章醜
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
違律為婚奏裁殺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
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為謀
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
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李勅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
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
遵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
而御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穀請罷
遵大理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

重定公著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
元蔡冠卿等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
與法官集議反覆論難明年二月庚子詔今後謀殺
人自首並奏聽裁裁是月除安石參知政事於是
以奏為律意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
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
為從者自有編救奏裁之文不須復立新制與唐介
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復詔自今並以去年七
月詔書從事刑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
中丞呂誦御史劉琦錢穀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



以爲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會公亮等皆以博盡同
異厭塞言者爲無傷乃以衆論議付樞密院文彥博
以爲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
以爲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律律其從而
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會富
弼又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
婦在告不預也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殺死朝父
遞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贖罪死案
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爲從兄所殺而朝報
殺之罪止加流役會赦應厚宥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

問史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
奏初會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爲非安石曰有司用
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即
差官定議議既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
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
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
殊多如強劫盜竄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絕相遠
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爲從情輕之人別立刑如
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
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寬首限以救其勇力之効其二



徒流折杖之法禁網如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
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劍痛而終無愧耻若
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
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
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
其再犯然後大刺充軍其配隸或減就本處或與近
地凶頑之徒自復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
役作時限無得免其四今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
悌力田為眾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今情輕可恕
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夫共五卷裁條目繁多致

淹刑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又詔審刑
院大理寺議重贓併滿輕贓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
之贓不待罪等而累併則於律義難通宜如故事而
大理寺言律稱以贓致罪類犯者並累科若死罪不
等者即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
從重蓋律意以類犯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
今累科為非一犯故今倍論此從寬之一也然六贓
輕重不等若犯二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今
併重以滿輕此從寬之二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
止從一重蓋為進則改從於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

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蓋一時命文耳若罪
等者盡數累併不等者止科一職則恐知法者足以
為姦不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非律之本意也帝
是大理議行之六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斷杖者其餘
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爽駁議以
謂律囚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法洪州
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而審
刑院大理寺以謂失人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
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奏議元豐三年周清言審刑
院刑部奏斷妻謀殺夫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

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
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
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關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
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殺當
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
詳如清議邵武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
醉歸姦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刑部郎中
杜絳議婦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慄吉往視出妻
之病因寄累其子輒取食之慄吉毆其子死法寺以
姦累論而當慄吉雜犯死罪引殺原而絳議出妻受

寄累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欲議不當詔罰金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發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害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爲其情非巨竊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發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害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並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爲相復申前議改馬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

用減等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竊案按問欲舉條並得原減以容姦太多元豐八年刑立條置竊許以殺人強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律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爲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賊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証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爲刑平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寃後之又詔諸州鞠訊強盜情理無

可憫刑名無繫慮而輒奏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
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請也光又上言殺人
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刑部奏鈔免僕耀三
州之民有闕殺者皆論死乃妄作情理可憫奏裁刑
部即引舊例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盡裁則有司引
例以大令闕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承例免死決
配是闕釋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奏大辟情
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罷之使依法處斷若
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疑處斷
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勘

之元祐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凡二百
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
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
十七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
數多其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
法後所活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
義請自今四方奏大辟按並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
覆器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
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冤濫之獄又因尚書省言
遠方奏讞待報淹繫始令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

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
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按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
部然後上之中書夫之人主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
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
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
其有刑名疑慮情輕可覆須具情法輕重條律或指
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立法以開榮
寧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增損故情
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情重法
輕明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罪人而

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今今宜遵舊法取旨德
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宣和六年臣僚
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辟刑名
疑慮竝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夾于朝廷者
大理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當罪狀明白奏裁
以幸寬貸固在所成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
官吏莫不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
詔大理寺竝依元豐法從之

論鞭笞處世輕重

馬端臨

按鞭笞在有虞之時為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

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爲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爲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筭楚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奸吏得因緣爲市是何理也至於當斬絞者皆先夫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爲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夫杖益革某朝之弊法云

論詔獄之條

按自建武以來雖屢有省刑蕪罰之詔然上下相胥以苛酷爲能而考囚之際尤極殘忍獨行傳載楚王英坐反誅其所疏天下名士有會稽太守尹興名乃徵典詣廷尉獄其功曹陸績主簿梁宏駟勳等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楚痛死者太半惟籍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載就任郡會曹掾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滅罪遣部從事按之枚就於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又燒餒使就按於肘腋每上彭考彭考囚止飯食不肯

下肉焦毀墮地者撥而食之又令臥覆船下以馬通
薰之馬通馬一夜一日不死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
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墮落訖明公淨之誣乃舍之且
典不過以姓名冒墨反刑未具公浮爲人誣以贓罪
陸續或就所坐不過以郡功曹不肯誣成太守之罪
又非同謀之人而乃窮極慘酷如此則罪情稍重而
不肯誣服者拷死於非行之下蓋不可勝計矣
按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克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
用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
盛於熙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籍此以威縉紳祖無

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絕忠
言也世居之獄則呂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頌王安
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呂以頌
呂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呂惠卿而特勘張若濟之獄
蔡確欲憾吳充而特勘潘剛之獄其事皆起於纖微
而根連株連坐累者甚衆蓋其置獄之本意自有所
謂故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
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論天赦之非

按唐虞三代之所罰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刑部律疏 卷之二十一
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
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
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
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
科者不詰於是赦爲偷枯之物長姦之門今觀管仲
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
法矣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九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十

門生毘陵褚潛考校

工一

漢屯田

漢志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
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羗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芟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
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刑部律
卷之二十一
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
蓋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
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
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
科者不詰於是赦爲偷枯之物長姦之門今觀管仲
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
法矣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十九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十

門生毘陵褚潛考校

工一

漢屯田

漢志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
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克國擊先零羗罷騎兵
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
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
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
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

音壘音門

解全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縣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

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強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

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

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

漕下經鄴亭浚溝渠

漕下以水運木石下也理湟

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

田亭出河至春人出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

騎位健各十伴馬十二就草

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

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

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

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因田致穀成德並行一也又

因摧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

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

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

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

寬於風寒之地雜霜露疾疫瘵墮之患

謂西寒而坐也

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
河南大開小開特老使生屯變十也治涇陝中道橋
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
一也大費既省歸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
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
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
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屯田明年五
月充國奏差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
者三萬二千人涇河涇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

脫輿煎羣黃氍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羗靡忘等自說
必得請罷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論漢屯田

馬端臨

按屯田所以省饋餼因農為兵而起於漢昭宣之時
然文帝時晁錯上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
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為之高
城深塹先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復作及民
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俾實塞下使屯戍之事
省輸將之費寡則其規模已略出此但文帝則與以
田屋令其人自為戰守而此屯田則以兵留耕因取

其耕之所獲以餼兵徵爲不同又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請屯田故輪臺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詔深陳旣往之悔不從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去長安且萬里非發披金城之比而欲驅漢兵遠耕之豈不謬哉賴其說陳於帝旣悔之後耳又武帝通西域復輪臺渠亦置營田校尉領護然田卒止數百人今弘羊建請以爲溉田五千頃以上則徒民多而騷動衆矣帝旣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從也

魏屯田

魏志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

田畜穀爲減賦資乃使魯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

以東至壽春陳項艾以爲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

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

以喻其措又以爲昔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於許都

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

過半功費巨億以爲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道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

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水豐常收

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爲軍資六七

年閏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乘吳無往而不充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橫石以西盡泚泚旁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循廣淮陽百尺二梁上引河流下通淮頡大理諸賊於頡南北穿梁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輿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兩晉屯田

晉書

賈平祐爲征南大將軍鎮淮襄吳石城守去襄陽七

百餘里每爲邊害祐患之竟以說計令吳罷守於是

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祐之始至

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太康元年

平吳之後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修召信臣遺

跡召信臣所作鑿靈陂六門堰並今激用泚音消

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

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汚漢達江陵千數

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

險固荆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

餘里

夏水都口在今江陵縣內

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

桂之漕

零陵桂陽

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就識

智名與勇功○東晉元帝督課農功二千石長吏以

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

佃卽以爲慶太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

曰魏武帝用崇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

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其勞大功充米闕

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令險皆以還逐江西良田積廢

未久火耕水耨高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

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興百姓二年分稅三年

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廩盈億可計日而待
之穆帝升平初荀美爲北都都尉鎮下邳今蘇州屯
田于東陽之石甗亦在今之公私利之

唐屯田三條

唐書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
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項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
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
於尚書省苑內屯以善農者爲屯官屯副御史巡行
蒞輪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
一諾屯以地良薄與歲之豐凶爲三等具民田歲種

多少取中熟爲丰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隸司
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
褒進之歲以仲春籍米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
兵部度便宜遣之○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
鹽州發關附民黎陵陽梁以增澆京兆尹嚴郢嘗從
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爲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
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權貸諸城官田約以冬輸
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估轉輸如此則關
輔免編發五城田關比之澆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
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

廣袤千里○元和中振武軍餓宰相李絳請開營田
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糶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
華爲振武京西營田和糶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
頃出贖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
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爲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
人耕百頃就高爲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
降城凡六百餘里列柵二十堡田三千八百餘里歲
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
請益開田五千頃法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
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在

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卽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歸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

宋屯田

宋志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餼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際一開河朔連歲解嚴耕織失業州縣多閑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脊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溝洫益樹五稼可

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爲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有詔令修完城壁通導溝洫而營田之議寢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爲屯田旣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爲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閻人黃懋上書言闕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

遂以承矩爲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憇爲大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窟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墾六百里置十門引淀水灌漑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憇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卽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召攻戰亦耻於營葺旣種稻不成羣議憇其事幾爲罪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完蒲蜚蛤之僥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凡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隸暨蔡宿毫至于壽春水利墾田陳迹

其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澗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爲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力雖修苟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苟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旣修其

燕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乘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卽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爲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歲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戶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田迄不能樞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爲公田莫若因弓墾手做古助田法行之熙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爲公田大約中歲收一石則公田所得十

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糜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旣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墾手

爲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別以十畝爲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糜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爲便然弓箭手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假積稔推行知太原府呂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塞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爲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內地况罷盡關之手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間各建一砦又其間置小堡鋪相望則延

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爲內地而河外三洲荒閑之地皆可舉闢以贍軍用凡昔爲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爲兩不耕者皆可爲法耕之於是就羅河外而使河內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腳乘之直革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之法而橫山膏腴之地皆爲我有矣七年惠卿在五縣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葭蘆吳堡開膏腴地歲木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箭手與民之無力

及異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陝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糧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銀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牛千具皆疆民爲之所收禾粟黍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爲子種至今不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處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東路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郵延南北道三百里及

涇原環慶熙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闕田作遂各遣還其州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餓死強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

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間之知朝廷有以處我幸皆穢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爲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珪措置三年江淮都督府參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入擇官荒田標旗立若多買牛犁縱耕其中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不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

元屯田

元志

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爲守邊之計有

國者善用其法則亦養兵息民之要道也元國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內旣一於是內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地之宜其爲慮蓋甚詳密矣大抵勺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蓋不減於舊和林陝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爲之亦未嘗遺其利焉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爲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

漢水利

漢志

白鄭國渠起至元赫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寬爲左
內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高仰之田上
曰農天下之本也衆流灌漑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
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爲通溝瀆畜
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率重不與郡同其
議減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糴行水勿使失時後十
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
通谷口尾入揸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
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
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渠中爲雲決渠爲雨涇水

一石其泥數斗且澆且養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典功利言便宜
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
是其地執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
水工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
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
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
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絕壤斷也此功一成
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河通
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過於神明恐難

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東
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
其自然不隄塞也此關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鄉雖時
小被水害而兗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
祿大夫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
丘縣恐水盛隄防不能禁廼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
界中不令北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
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絕成帝初清河郡尉馮
遂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兗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
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傾所以關無大害者以屯

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
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
有霖雨旬日不霽必溢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
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
非不受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屯
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
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
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
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
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

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爲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爲屯氏河盈溢所爲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關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救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

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塞其以五年爲河平元年辛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爲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乘所壞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以爲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虛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使不及

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美蓋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遺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非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阻可鑄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鑄之鑄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濇怒為害甚於故是歲勅游清河信都

河水溢滋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濶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兩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為敗

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末以爲河中國之經
濟聖王興則出閩書王道廢則竭絕今潢溢橫流漂
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
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爲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
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
日月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
世蒙重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
迹而穿之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
之當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
成功而用財力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

百姓可哀上數遣使者處葉賑贖之哀帝初平當使
領河隄奏言九河今皆竇蔽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
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
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
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
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
河有上中下策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遮宮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
能遠泛濫菴月自定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溉
田分殺水怨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

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上既惡聞禹水時本空此地以爲水侵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西北不遠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割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滲而稍

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漑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夫御史臨淮韓牧以爲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寔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所漸夫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遠大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災沛郡桓譚爲司空採典其議爲甄贊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懸官而爲之作迺兩便可以上樂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文用白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里間雨使甚水不得達于河卽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會朝廷遣使相地形言衛州城中

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關也事遂寢

宋東南水利

宋志

常州水陸輿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運河發流經營回復至下流析爲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達于江口每日潮汝帶沙填塞上流游泥淤積流淺不通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中利二港並隸江陰軍若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奔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與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既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

續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說等請造蔡涇師及開中港上流橫石次潘利港以洩水勢五月又以兩湖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兩師及修築師裏堤岸仍於郭瀆港口舜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偷匪遇水深六尺方許開師道放客舟淳熙九年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中港利港黃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甯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越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今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爲溉田無窮之利者也

今所在埋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說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可以爲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澗自金壇縣洩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堽亭堰師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師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浮

滙之患一也自常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
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
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
舟楫後免車畝灌漑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
元年守臣李珪言州境北邊揚子大江南並太湖東
連震澤西據滙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
鶴溪西蓋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
利浦孟瀆烈塘橫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
各自爲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水利之源多
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

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
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年
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
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
走泄南入于湖北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暗未旬日
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
西蓋河直湖烈塘五瀉堰日爲沙土淤漲遇湖高水
泛之時尚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
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埋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
其利此其易旱二也况漕渠一帶網運於是經由使

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漲網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漑田缺事而已聖委轉委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徵江湖之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聖亭修建上下二牌固護水源從之

古今水利總論

考索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大而江河川澤微而溝洫設濬其小大雖不同而其源通導達不可使一國之連關則一也成周之畫

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力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歟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一間其指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禮冬官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

漁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同萬夫之繁其捐賦稅之人以治溝漁之利者凡幾人也地宜小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地賦歛之人而棄司使注以為無用之溝漁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者無窮已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漁之制漫無可考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東坡辨九河之言政之徒駭最北南津最南而徒取是河之本道東出余為八條小白碁之為今河開今高以東至平原濟津往推有其遺處蓋其八支併歸徒駭也則細而溝漁之屬可知矣天

下所謂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經營雖其利澤不博未及古人偏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後世興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凌其源西漢導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公穿洩口蜀以富饒史記蔡漳水於魏者鄴旁有稻梁之誅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夫漳水兮導澗水於秦者湮陽有禾黍之誼漢書地理志曰秦用鄠國穿澗陽渠又名鄠澗今生稻梁導澗水於秦者湮陽有禾黍之誼西鄠賦又前漢志曰秦用鄠國穿澗陽渠又名鄠澗渠至武帝中大夫白公復秦穿引澗水一起谷口以溝光陽又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鄠國在此見於春前白公在後云云且澗且澗長我永秦

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尤備內而京師外而

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瓜分原隰恭布歷歷可見矣

嚴能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注見兒寬穿六輔渠於

左內史之治武帝元鼎開兒寬為左白公引湮水於

池陽之區見決渠降山荷帝成雲衣京師億萬之

口豈非京師之利乎西都其他郡縣奉山則引汶東

海則引鉅定海南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諸郡

則皆引洶及川谷以溉田洶水之別名者字首水利

河及山谷以溉田而關中秦魏成國澤澤引諸川汶

南九江引汶東海引汶定春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

田各萬餘頃地小渠及坡山通道在在相望豈非

山通道者不可勝計也

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漢書共羊

東扶渠鄭皆欲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而鮮水

頭以上溫和田溫可流通渠而豐五穀

左右亦有橋七十所趙充國屯田奏云輪臺萬二千

十所令鮮水左右是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無不加

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

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末逸不督費者不末

寧此漢人得享漑灌之利也然周漢所以得水利者

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

渠之間是故周官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

凌導之功也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

利一里疏



勢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陷人俾專儲蓄之利也地官

格人以儲蓄水以防止水以溝渠天惟凌之於其始

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澇之患哉澆之京師則少府

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百官表少府掌山海

池監有都水見水衡掌林苑之事其屬則有水

司空百官表水衡有都水百官表奉常注如

衡置有都水長丞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

巴陵之渠百官表郡國則九江有陵湖官南海則有淮

漉官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夫惟既任於其內又分

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地理志九江郡有淮漉

官南郡江夏國朝惠養元元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

水監本朝官制都水監屬三諸路則有提舉淳熙七

年分委提舉常平茶鹽州有倅貳邑有丞佐淳熙七年

于委諸路常平司嘉定所隸郡縣公私既同渾

之數專責縣丞因民暇日勸率賑濟淳熙七年

責縣丞於農隙日而又郡有守邑有令皆得以行

其凌導儲蓄之利故修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

廢壞之地復蒙大利真宗朝知興元府許景山嘗於

便方定天下乃暇為此以蕭農田今吾豈改一正鄭

公在前白公起後之意也見上修召信臣之舊渠則若

趙尚寬而荒廢之場變為沃壤仁宗朝有唐州太守



臣集與境內賦役向為荒瘠之地變為沃壤三司使
 包拯上其事以嘉其能命包再任且有治權之論
 正前有召父後有杜母之意也後漢杜詩復修召伯
 臺南陽郡人厥之曰
 前有召父築海隄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
 後有杜母築海隄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
 之境長數百里以富民田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校
 事發運奉楚海西縣民夫治之典水利有功而治累
 既而民享其利興後以范為姓典水利有功而治累
 得聲則如劉彝安定劉先生有治道燕如治兵水利
 與水得人如是則其利可勝計耶今日聞有論水利
 之事矣而不蒙其利聞有任水利之官矣而不行其
 勞太湖數陂澤水之所蓄而河渠敵逐水之所泄蒙
 民墾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輸之入及

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置之良田曩之
 仰其水利以播者今不勝旱澁之害是固不可以悉
 舉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末和中始開其廣二
 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為田八千餘頃及熙
 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
 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
 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言者凡數千頃而駸
 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弊夫倘今日公上不利絲
 毫之賦守令不恤豪右之民毋或於紛紛之議毋付
 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專



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書者不足任苟且願從者不足任上靡督庠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指鄰國以爲人說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耳不然閩之茗溪入太湖東坡何託此以諷熙寧興水利者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二十



2025 RELEASE UNDER E.O. 14176



